

66
— 叢譯國際 —

東歐新民主國家

— 東歐介紹之一 —



英文研究會編譯
東北京書店印行

東歐介紹之一

東歐新民主國家

英文研究會編譯

前言

我們很早就想編一本介紹東歐新民主國家的書，但因受時間的限制與缺乏系統的材料，直到今天才集成了一個小集子，材料依然是不很完備，缺乏系統；但在本書的二十篇文章中，我們仍可對東歐新民主國家的出現之重大歷史意義，她們的共同特點與各自的不同點，她們的內外政策，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是怎樣在領導各國人民從事政治經濟與文化建設，特別是蘇聯對她們獲得解放及戰後恢復與建設中的大力幫助以及人民生活情況等等得到比較明晰的概念。

如果材料不成問題，我們今後打算陸續編譯介紹東歐各新民主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實況的小冊子，以供研究東歐問題的同志們參考。

編者
一九四八年
八月二十二日

目錄

前言

東歐新民主國家

——帝國主義體系中的一個新缺口

(I·康斯坦丁諾夫斯基作)

(一)

東歐新民主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

(D·彼特羅夫斯基作)

(一一)

東歐新民主國家的文化進展

(I·伊爾文作)

(一七)

波蘭工人黨與農民

(柴布勞斯基作)

(二二)

新波蘭的經濟發展

(S·恩德里霍斯基作)

(二八)

前進中的波蘭工業

(P·委諾戈魯夫作)

(三四)

統一農工會力量的基礎

(維他斯澤夫斯基作)

(三六)

在波蘭西部地區

(S·萊斯涅甫斯基作)

(四一)

實行兩年計劃中的捷克斯拉夫

(四六)

捷克職工會——社會主義的學校

(A·薩波托斯基作)

(四九)

- 布拉克的農代大會……………(V·米道夫作)(五四)
- 保加利亞計劃經濟的一年……………(P·巴賓科作)(六一)
- 保國工會爲建設新國家而鬪爭……………(R·達米亞諾夫作)(六八)
- 保加利亞的文化生活……………(B·杜林寧作)(七一)
- 在保加利亞……………(Y·凱普萊金作)(七六)
- 匈牙利民主底發展道路……………(訪問拉科西)(八三)
- 在新匈牙利……………(I·拉彭諾戈夫作)(八六)
- 匈牙利農村的新氣象……………(I·拉彭諾戈夫作)(九一)
- 步入經濟復興之途的羅馬尼亞……………(V·斯彼羅夫作)(九九)
- 人民的羅馬尼亞共和國……………(L·馬辛穆夫作)(一〇四)
- 新阿爾巴尼亞和婦女……………(張經芳譯)(一一〇)

東歐新民主國家

王·康斯坦丁諾夫斯基作

——帝國主義體系中的一個新缺口——

在三十年中間，帝國主義份子們曾兩次試圖經過一種全世界規模的戰爭來解決其體系中所固有的矛盾。但兩次戰爭都帶給世界資本主義以嚴重損失。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俄羅斯各民族在帝國主義陣綫中打開了第一道缺口並建立了蘇維埃國家。繼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法西斯主義失敗之後，中歐與東南歐的許多國家退出了帝國主義體系。

這些國家中已建立了一種新的民主——一種人民政府的形式，以它自己的方式破壞着資本主義的基礎，並為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造成條件。因此我們看到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進一步的嚴重削弱，世界上力量的對比之進一步變化。讓我們考察考察這一歷史現象的含意吧。

(一)

首先我們必須追溯人民民主新政權的本源及隨其誕生而俱來的一些顯著的特點。

新民主國家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人民反法西斯解放運動的烈火中。在東歐與東南歐許多國家中反對滴血的法西斯主義，鬭爭之具有特殊性質，主要由於下列三種原因。

第一、在這一鬭爭過程中，人民大眾認識了他們的敵人不祇是德國法西斯蒂，而且還有他們本國的統治集團——有勢力的大資本案、地主、高級官僚與反動的軍官們。你贊成還是反對與納粹作

戰——這是歐洲一切受希特勒德國奴役的國家中的分界綫。包括那些曾經等特時機的極大多數反動政客們，被證明是和敵人在一起的。而在東歐與東南歐的大多數國家中，該處戰前的社會與政治制度例證了資本主義的最愚劣的特點，統治階級的這種叛賣行為就具有了特別無恥的形式。

這樣，南斯拉夫各民族爲其民族自由與生存權利而鬭爭時，就必須不僅要反對德國侵略者及其直接幫兇如尼迪克、巴維里區，及其他合作份子，而且要反對彼得王的流亡集團及其走狗德拉查·米海洛維區。波蘭的愛國者爲其自由而戰不僅必須反對納粹劊子手佛蘭克，而且要反對波爾·科摩羅夫斯基將軍與亡命於倫敦的波蘭薩納查（復辟）集團。在羅馬尼亞，希特勒不僅得到當地「元首」安多萊斯哥的支持，而且得到領導所謂羅馬尼亞資產階級「歷史性」政黨——自由黨與查爾黨之反對派領袖布拉蒂安努與馬尼烏的支持。實際上這些人對羅馬尼亞之成爲德國附庸國所負的責任，絕不比那些百分之百的羅馬尼亞法西斯份子要負得少些。因此，希特勒主義的失敗，不可避免地跟着帶來了在這些國家中佔統治地位的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集團，其政治領袖與代言之失敗——這些國家中的艱斷資本主義勢力之失敗。

第二、民族解放鬭爭要求廣大人民羣衆間的團結。最堅決的與始終如一的民主力量——工人階級肩起了反法西斯聯合陣營的領導。在反對納粹佔領與法西斯主義鬭爭的一切階段中，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在最新綽作戰並作了最大的犧牲。這並不祇是在反法西斯運動有巨大規模的南斯拉夫的情形。甚至在反法西斯運動很薄弱的國家——羅馬尼亞，糾合一切進步份子都是由最積極與戰鬥性的反法西斯力量——共產黨來帶頭的。因此，戰勝法西斯主義與資產階級地主集團和舊的合作主義政府機構之破產，使新的政治力量居於顯要的地位，其中首先是在各該國中已成爲最有影響的政黨——共產黨。

第三、東歐與東南歐各國的人民在其歷史中首次得以實現其自己的真正意志，祇是由於蘇聯的存
在及其一貫的民主政策。蘇軍在擊敗法西斯主義中所起的決定作用及蘇聯在戰後給獲得解放的歐洲民
主力量之大力支持，使一些國家得以選擇新的道路而無須恐懼外國的干涉。在蘇軍由法西斯勢力下拯
救出來的國家中，被削弱了的資本主義力量不能求得外界援助以重建其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帝國
主義在東南歐所實行的干涉未能越過希臘邊境。

這乃是使各新民主國家的誕生和勝利成爲可能的決定因素。

(二)

新民主的特性是什麼呢？它給戰後歐洲的政治生活加進了什麼新因素呢？

新民主政權的具體特點是各不相同的。它決定於該國的特殊情況。保、波、捷、阿各以自己的方
式與速度前進着。在這些國家與羅、匈以及芬蘭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尤大。後邊這些國家已堅實地踏上
了民主發展的道路，但她們必須更加努力去剷除過去的殘餘。然而在這些國家中，新與舊之間的鬭爭
有些東西是共同的。我們將指出使各人民民主國家成爲戰後世界之進步因素的三個主要特點。

社會與政治變化的根本問題乃是政權問題。在人民民主國家中，政權由剷削階級——地主與資產
階級——的手中轉到了人民的手中。這些國家中的政府權力的政治基礎，是以工人階級爲首的勞動人
民大眾的聯盟。這就是在不同國家有不同形式的政府人民陣綫或各民主黨派集團的基礎。在戰爭中
間，這些集團被證明是在反法西斯主義鬭爭中達到一切真正民族力量戰鬥團結的最好形式。在和平時
期，它們（指集團或陣綫——譯者）成爲各新國家的政治基礎，成爲達到廣大羣衆團結在真正體現人
民利益的綱領周圍之最好的形式。這些集團中的領導權屬於共產黨，因爲由於共產黨在人民羣衆中的

威信日增，這是應該如此的。

在每一新民主國家中，人民陣綫有它自己的特殊形式。在保加利亞，愛國陣綫是一個各黨派各組織的聯合。而地方性愛國陣綫委員會不僅是各黨派成員的聯合會，而且包括各人民羣衆組織（合作社、職工會、農民組織及文化團體等）的代表（以顧問資格參加）。因此，保加利亞的愛國陣綫完全是一種新創的政治機構，它保證人民參加行政與政府。在其他國家——波羅、匈——中有着各民主黨派的廣泛聯合。

但各新政權雖然在組織形式上及其鞏固程度上各有不同，它們都已劇烈地改變了各該國家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生活。在很短的時期內已作了巨大的歷史邁進。南斯拉夫的卡拉約吉君主政體，保加利亞的科堡王朝，匈牙利的哈普斯堡王室的統治已經結束了。這些政權各有其不同的歷史，但却到處都是壓迫與戰爭的源泉。基本的土地改革已經完成，東南歐的農民自杜薩與霍利亞暴動以來曾爲此毫無結果地鬭爭了數世紀，而這（指土改——譯者）是這些國家中的資產階級民主所不能實行的。對大多數東歐國家的落後負主要責任的地主階級和封建主義殘餘已被消滅。這些幾乎可以說不知道什麼叫基本自由的國家——如在保加利亞，桑科夫遠在一九二三年即取消了民主，在南斯拉夫，一九二九年建立了國王獨裁等等——已經得到了民主政權，這種政權（不像大肆誇張的『西方民主』）真正地保護廣大羣衆的利益。在西方，近來國會的幕後陰謀使選舉人的意志化爲烏有，甚至把最大與最有影響的政黨都逐出政府，如果這些政黨爲人民利益奮鬥並拒絕爲帝國主義分子服務的話。今天新民主國家中的形勢是完全不同了。例如在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在大選中得二百二十六萬五千票，社會民主黨得七萬八千票，茲汝諾同盟得七萬一千票，甚至後兩者都參加了政府。

新民主國家由於政權轉到了人民手中，使主要工業與銀行國有化及形成工業間的新關係（給工

農業的技術改組提供了基礎)成爲可能。這些國家在其歷史中首次得到消除其農業地區百年來的貧困與落後，消除失業及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與文化水平的真正機會。

所有這些意味着在這些國家裏已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裏資本主義統治已被打碎，消滅『人剝削人』的基礎正在建立，而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正在展開着。

這些歷史變化的實際結果業已可見。新的民主政權已經解放了人民的創造力量，並在戰後復興中獲得了迅速的進展。經濟生活正在日益邁入計劃性發展的途徑，而且儘管有嚴重的困難，全部計劃却正在實行中。在捷克，全部工業在頭七個月工作中完成了其計劃的百分之百。在所有這些新民主國家中，由於工人對工作的新態度，勞動生產力已大大提高。例如在捷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每人一小時平均產量值五〇·六二克羅納(捷幣單位)；一九四七年六月則爲一〇二·八克羅納；就是說在不到一年的期間勞動生產力增加了一倍多。

在擁有巨量資源、高度發展的工業、大量的熟練勞動與廣大的殖民地並且正在獲得美國貸款的最富庶的西歐各國，却證明不能恢復其經濟生活且日益加深地陷於美元的桎梏中。各新民主國家在恢復工作中遠遠超過了她們。這些事實是這樣明顯，以致所有多少還客觀些的外國觀察家不得不承認它們。美國觀察家約瑟夫·哈許稱：東歐各國中的緊張恢復工作使他吃驚。而星期六晚報記者E·O·豪塞講到他在東歐發現了『驚人的穩定』，同時，他又說，『在整個西歐除了不安與混亂外我什麼都未看到。』

(三)

新民主國家的另一個顯著特點便是其進步的民族政策。民族問題在過去幾世紀來都是歐洲這一部

份的最嚴重的問題，而民族仇恨是帝國主義列強蓄意煽動起來的。

外西爾瓦尼亞問題也已解決。擁有寶貴的天然資源及羅匈人民雜居的外西爾瓦尼亞，幾世紀來都是羅匈間的爭端。但是現在羅馬尼亞的哥羅查政府在外西爾瓦尼亞實行着一種民主的民族政策；它給匈牙利人以羅馬尼亞人的同樣權利，這在外西爾瓦尼亞產生了健康的氣氛，並同時幫助羅匈關係的正常化。

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許多。例如在捷克，英明的民族政策乃是民主勢力在其反對反動派鬭爭中的寶貴財產，因為反動派經常企圖以煽起民族仇恨而從中取利。

一種在民族問題上的民主進步的政策可在這些國家內部及相互間消除許多敵對。並因此幫助鞏固了歐洲的和平與安全，因為在過去民族仇恨盛行於巴爾幹各國使她們成爲歐洲的『火藥桶』，今天在歐洲的這一部份只有一個國家仍是糾紛與衝突的溫床。這個國家就是希臘，在這裏，糾紛的根蒂由於英美壟斷集團的努力而被保存下來。但在人民已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枷鎖的地方，民族間的和平已獲得保證，友好與有利的合作正在她們中間發展着。

這就是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勝利之第二個重要教訓。

(四)

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第三個較大的特點是她們已擺脫了外國資本的奴役。不太久以前這些國家還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半殖民地，它們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剝削巴爾幹各國並人爲地延緩其經濟發展。納粹『政治地理學家』曾經以其一貫的無恥坦白說出外國帝國主義在巴爾幹各國內所追求的目的。一九四一年，『德國新聞』報寫道：

「東南歐將爲一農業生產地區並爲德國人力的一個來源……在新歐洲，農民，不管他是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或羅馬尼亞人，都必須爲中歐的發展與繁榮生產最大限度的價值而耕種。」

喀爾巴阡有豐富的石油、煤和鐵，提那利克阿爾卑斯山（在南斯拉夫沿海一帶——譯者）有豐富的鹽基石、鎊和鉛，外西爾瓦尼亞阿爾卑斯山有豐富的金子，巴爾幹山脈有豐富的銅和大理石。但這些財富從未屬於過居住在這些地區內的人民。例如南斯拉夫的主要財富爲五金礦砂。但她所生產的五金之百分九十八屬於外國資本家。石油是羅馬尼亞的國寶。但國內開採的石油百分之八十屬於外國公司。羅馬尼亞也有鐵砂、煤和金子。但人民作了一首歌子唱道：「我們的山中有黃金，但我們却沿門討飯。」

巴爾幹各國的動力資源是浩大的；但被利用的却微不足道。就拿工業來說吧，是落後而未得發展。在這兒人工比機器便宜，而外國資本則儘量使生活水準低下。

現在這一切都成了歷史了。各新民主國家的政府正在實行着一種獨立的外交與經濟政策，不屈不撓地堅持其國家主權。外國資本對這些國家的統治已被一掃而光了。這引起世界死頑固派的相當大的憤怒，他們正挾其憤怒攻擊着新政權。

華盛頓與倫敦破壞東歐各國的獨立之陰謀可遠溯於戰爭時期。邱吉爾使盟軍在巴爾幹登陸的計劃及英美帝國主義分子各種幕後的陰謀，其目的都在從歐洲獲得未來的陣地與勢力範圍——攫拾希特勒的「遺產」。這也是他們支持像南斯拉夫的彼得王與米海洛維區將軍集團、波蘭的畢爾蘇斯基匪幫與阿米亞·克拉約瓦、羅馬尼亞的馬尼烏和保加利亞的皮特可夫這類政治人物的秘密。這些人民的敵人都是英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他們的任務便是阻止民主勢力得到勝利而走向真正與完全的民族獨立。

實際上自戰爭結束以來，美英即曾做堅持與明目張胆的努力以便把從希特勒桎梏下解放出來的國安置於其掌握中，並剝奪她們的獨立。盎格魯·薩克遜列強已進行了一種反對新民主國家的真正的外交與經濟戰。人們只須回憶一下這些事實就夠了：如把的里雅斯特由南斯拉夫分割出去，企圖否認波蘭對其西部領土之歷史權利，鼓勵與津貼反動派去反對各該國之合法政府，以及像派飛機與艦隻侵犯這些國家中的此國或彼國的邊境或領海之公然的挑釁行爲。

與這種毫不放鬆的政治壓迫同時，還進行着經濟上的敲詐。美帝國主義者對東歐各國率直宣佈一種「飢餓政策」，拒絕援助她們，並力圖加重其經濟困難以及阻撓其與歐洲其他國家恢復了的商業。現在，已可概述英美對各新民主國家的政策之結果。事變表明這些國家能够挫敗一切危害其獨立的陰謀。儘管她們有經濟上的困難，但却拒絕就食於美元敲詐的釣餌。美國壟斷集團無論是用外交壓力，無論是藉助於馬歇爾計劃，都未能在這些國家中恢復資本家統治。帝國主義在東歐各國中的許多主要代理人，國家和民主的敵人，如皮特可夫，基米托和馬尼烏，及反共的陰謀分子像匈牙利前總理納基的同謀者，均已被揭露並受到應得的懲罰。在波蘭，聲名狼藉的外國勢力的間諜米科拉茲柯當他看到人民甚至他自己的黨徒都知道了他是什麼東西之後，就逃往了國外。

自然，沒有理由想像現在要取得世界統治的傢伙們會放棄其干涉東歐各國內政的企圖。他們的宣傳與敲詐，經濟壓迫與軍事恐嚇在繼續中。但事實證明是不能使這些新民主國家改換其道路的。她們的人民已經了解這就是符合其基本重大利益的道路。

按照美國條件的外國貸款道路不可避免要導向反動派的加強，完全喪失經濟上與政治上的獨立，最後惡化其經濟情勢。這可以在許多西歐國家的例子中看到。另一條道路是獨立與充分利用國內資源，工業化與擴大對蘇的經濟聯繫，後者並不對那些和她交往者的自由懷捲企圖。這條道路，各人

9

民主國所選擇的道路，導向其經濟情況的改善和其生產力的不斷增長。

波蘭的煤產量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爲九十九萬三千噸。目前，每月煤產量爲五百萬噸，而波蘭已成
了煤的輸出者。戰爭及戰後兩個學季予羅馬尼亞的農業以無限的損害。然而它並未糟下去，而今年在
一個豐收之後，羅馬尼亞又在開始輸出穀物了。

這些例子說明各人民民主國已進入了一完全新的發展階段。不僅她們遭受破壞的經濟體系恢復
了，而且羅、保的以前落後地區都正在強力地工業化着。在捷克，由於她的高度發展的工業，計劃規
定在五年時間內增加國家收入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並規定增加工業產量百分之五十以上。所有這些都
在說明：處理國內問題的進步方法，由財政資本奴役中的解放及真正獨立的建立，導向迅速的經濟復
興，並在這些國家面前展開她們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的遠景。

(五)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歐洲這些人民民主國勝利了。但她們走向勝利的道路乃是由戰前
年份的發展及因蘇聯的全面鞏固引起來的國際形勢的變化所鋪平的。斯大林遠在一九二四年時曾說
過：

「……社會主義在第一個勝利的國家內鞏固它自己越徹底，許多新國家擺脫帝國主義的過程
也就會越迅速與越徹底……」

這一預言已充分爲事實所證明。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蘇聯力量的增長，蘇維埃人民在戰場上
和生產努力中的英雄主義以及偉大的蘇維埃國家的日益增加的國際影響，使各小國如保加利亞及其他
國家贏得獨立並邁上新的道路。

各新民主國家的勝利及其所獲得的成功自然激怒了世界反動派。對於反動勢力來說，不祇是喪失某些戰略與經濟陣地的問題。對他們更爲重要的是：在兩種體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相對力量中已經發生了一種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巨大而進一步的變化。關於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成就之事實，對於帝國主義者乃是極可怕的事情。這說明，在一定的條件下，甚至弱小民族在我們的時代都能擺脫帝國主義的鎖鍊並根據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的與經濟的秩序。因此可以說，在目前民主與反動之間的鬭爭中，帝國主義陣綫有發生新缺口的可能。

這就是爲什麼瘋狂努力蒙蔽關於新民主國家的真相，在其周圍張起一幅真正的「鐵幕」、封鎖東歐的道理，因這樣別處的人民在其眼前就可能沒有這種誘人而有教育意義的範例，這樣就可能沒有接觸，沒有往來，沒有經驗的交流。但是這些企圖也註定要失敗。你不能蒙蔽所有這些國家的生活使不爲世人所知。而儘管有其敵人的種種遁辭，各新民主國家業已向全世界證明了其制度的各種好處。

近來，帝國主義宣傳日益憑藉軍事恐嚇。在過去整整兩年中間，帝國主義在新民主國家中的代理人在散佈着關於戰爭迫近的謠言。他們自己應該比那些他們想用戰爭恐嚇的人更加害怕新戰爭。

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是富有教育意義的。這兩次戰爭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的任何矛盾。它們（指戰爭——譯者）只是使資本主義制度更加聲名狼藉，並解放了各民族的進步力量。有什麼理由以爲新戰爭會產生對帝國主義分子更可慰藉的結果呢？

經驗證明：已經採取了新道路的國家是有着健強的神經的。她們不會喪失其鎮定和理智。她們知道：在暴風雨後太陽將照得更加明亮，而未來是屬於她們的。

（紀堅博譯自「新時代」第四十九期——一九四七，十二，三。）

東歐新民主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 D·彼特羅夫斯基作

東歐與東南歐各人民民主國家在日益鞏固，其經濟正處在基本的改革過程中。捷、波、保、阿、羅、匈底全部經濟生活正根據新的路線在改造中。這些國家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採取了走向社會主義的最初步驟。土地改革與主要工業及銀行的國有化，已使各新民主國家底主要資源處於人民底直接控制下。

在捷克，國家與合作社企業佔工業產量底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匈牙利國民經濟底百分之七十以上由國家經營；在波蘭，整個銀行體系、鑛山、石油、動力、冶金與焦煤工業已經國有化。

各人民民主國家底經濟由是已不再聽命於工業與財政大王們底自私利益了。它們同樣地擺脫了從前控制這些國家大部國家財富的外國康采恩與銀行底力量。

祇在最近不久以前，南斯拉夫底工業資本一半屬於外人。外人據有匈國銀行資本底三分之一以上，在羅馬尼亞，外國托拉斯控制了作為國家經濟基礎的石油工業的股票之百分九十一。在保加利亞，化學工業的一半，紡織工業約三分之一，全部製糖與製粉工業，建築工業四分之三以上與約近百分之七十的烟草工業都在外人手中。大量的外國資本也投資於捷克與波蘭底工業中。

因此，祇是在二三年以前，外國銀行與康采恩控制了東歐各國經濟底主要命脈。經濟政策完全由那些絲毫無意為這些國家底自身利益而利用與開發其國家資源的外國帝國主義份子們所決定。擁有廉價勞動力的東歐，相當了西歐各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底農業與原料的附屬品的角色。在權利上屬於人民

的巨量價值流入國外，使一小撮外國獨佔資本家發財致富。

主要工業與銀行的國有化，現在使爲人民底利益而解放這些豐富的資源成爲可能。這結束了帝國主義國家肆無忌憚地汲取東歐各國底原料，送回來祇有利於出口商的成品之舊秩序。

強調東歐經濟體系中的這種深刻變化底意義並無必要。如果沒有擺脫經濟上依賴外國資本的枷鎖，各人民民主國家甚至連夢想迅速恢復其被戰爭破壞的經濟都不能夠。在短時期內達到與超過戰前產量水平的計劃更會是不可想像。但現在這是十分可行的目標，並已採取具體步驟去實現它。各人民民主國家擬在今後數年內澈底重建其國家經濟。這意味着南斯拉夫與波蘭將成爲工業佔優勢的而非農業佔優勢的國家，而保加利亞將由農業國家變成工業——農業國家。重建將大大擴充羅馬尼亞與匈牙利底工業設備。在捷克斯拉夫，這種重建將導向捷克工業底進一步發展與斯洛伐克工業化。

這些國家中的重建與發展是受國家經濟計劃所指導的。捷克斯拉夫底計劃要求在一九四八年底在工業產量上要比一九三七年增加平均數字的百分之十——在某些部門要增加百分之四十。在一九五零年底，匈牙利的工業產量要比戰前增加百分之二十七。保加利亞底工業產量在一九四八年要超過戰前百分之六十七，其動力產量則增加三分之一以上。

農業機械化與大大增加農產品的計劃也已擬就。

各人民民主國家的這些兩年、三年與五年計劃底實現，將使東歐與東南歐底經濟截然改觀。

探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利用一切國內資源以及爲實現這些計劃而動員全體人民底勞動努力是具有極大重要性的。每日以登載資本主義世界不可克服的戰後經濟困難爲其特點的西歐各國底許多報刊，以羨慕的口吻來講各人民民主國家底計劃經濟。例如，倫敦的『新政治家與民族』雜誌說道：

『東歐所顯然得到的與西歐所未得到的乃是一種概念明確，真正意義的計劃。』

各人民民主國家底對外貿易正按照其總的經濟計劃在發展着。由國家經營或在其控制下的對外貿易，在工業與農業底恢復與發展中正起着一種重要的作用。它底規模與性質決定於工業與農業機械化底綱領。這是新民主國家對外貿易的一個顯著特點。

東歐各國戰後經濟聯繫底第二個特點是：它們（指聯繫——譯者）是建築在雙方與多方內閣密會作的基礎上，形成一種天衣無縫的互助體系。

捷克斯拉夫出席聯合國代表J·馬薩里克在大會上以下面的話來講捷克斯拉夫與羅馬尼亞底互助的互助：

「一九四六年捷克斯拉夫收成非常好，羅馬尼亞的收成很糟糕。我國曾盡其所能地幫助我們的鄰邦。一九四七年羅馬尼亞收成很好，但捷克斯拉夫的收成不好。因此數日前我們簽訂了一個協定，根據此協定羅馬尼亞同意供給捷克二十五萬噸穀物。這乃是對我國一項極重大的幫助。在患難中互相幫助的鄰國，才是真正的好鄰國……」

東歐國家底目標之一，如在南——保協定中所指明的，便是『擴大商品交換到最大限度』。

整個東歐擁有豐富的原料資源，其中某些國家在工業上是高度發展的。因此進出口貿易可以這樣來安排，以便滿足各個國家對原料、機器與農產品的需要。廣泛的經濟聯繫便利於每個國家中那些與工業資源極相符合的工業部門底發展。

波蘭的三年計劃擬大大擴展她的鋼鐵工業。捷克斯拉夫供給波蘭以必需的裝備。南斯拉夫的五年計劃規定了大規模的工業化。捷克因此為南國的新工廠搬出了大量的機器、採礦與冶金裝備。同樣，南國也以鐵砂、鉛、鋅與鋁等原料供給捷克的工業。羅馬尼亞底主要產物石油、木材與農產品，由波

蘭輸入她經濟上最需要的煤、焦炭、鋼和鐵。保加利亞由羅馬尼亞獲得化學品、木材與石油，而供給後者以鐵砂、茶蔬與烟草。

人民民主國家底這種貿易制度底好處並沒有逃脫倫敦「泰晤士」報底有經驗的眼睛。

城（在倫敦，為英國大銀行家與工業巨頭薈萃之區，類似美國的華爾街——譯者）底機關報最近寫道：「這一東歐重建過程底顯著新特點厥為合作。這些國家通過合作性的計劃發展出它們自己底互助體系。」

去年所締結的許多經濟協定保證各人民民主國家在未來長時期內對其貨物有可靠與穩定的市場及進口貨的永久來源。東歐底工業資源之有計劃的利用，大大地幫助了其經濟計劃的實現並對其居民提供了充分的就業。這是人民民主國家對外貿易底第三個顯著特點。

這些國家不指望奴役性的外國貸款，不犧牲一點主權，在消除戰爭底後果及在其經濟底發展中能獲得相當大的成功。因此她們在歐洲代表一種經濟穩定的因素。而在經歷着深刻的經濟困難的西歐各國中，進步人士正在要求與人民民主國家建立或擴大經濟關係，是毫不足奇的。

從每一觀點來看都極為重要的乃是東歐各國與蘇聯間經濟關係底發展。

如衆所知，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間，東歐各國被帝國主義列強用作在其毫無顧忌的反蘇賭博中的賭注。她們被指派擔任反蘇警戒綫的任務。在這些國家中所建立的反動政權，關於發展對蘇貿易關係毫無所為。蘇聯在捷、波、羅、南底對外貿易中所佔額數僅各為：百分之二點八、百分之四點五、百分之四與百分之點一二。「今日世界」雜誌在其一九四七年十月份的一期中追述此點時寫道：

「這種關係，根據任何標準來說都是不健全的，乃是歐洲政治情勢底結果，這種情勢也同樣地影響各國（東歐——譯者）間的關係，因此不但對其東方強大鄰邦沒有正常的貿易，即各國之

間也沒有合作。』

新民主國家底人民政府堅決地拋棄了前此為西歐及美帝國主義者利益服務的反動統治者們底罪惡作法。他們正廣泛利用現在對她們展開着的發展對蘇經濟聯繫的一切機會。建立在嚴格尊重他國主權且不知剝削弱小國家為何物之基礎上的蘇聯政策，給發展對雙方有利的貿易關係建立了極有利的條件。各人民民主國家與蘇聯的經濟聯繫已成為其成功的戰後發展底重大因素之一。

匈牙利商務部長山德·羅南於提及與蘇聯的貿易協定時稱，這一協定給匈牙利底三年經濟計劃提供了堅固的基礎。

捷克對外貿易部長胡伯特·里普卡宣稱，與蘇聯的貿易協定幫助了捷克戰勝其嚴重的糧荒，保證了其必需品的進口，並建立了其與重工業產量間的平衡。

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間經濟關係是建立在真誠的國際合作與民主原則的基礎上的。蘇聯一方面在恢復其遭受法西斯侵略破壞的經濟，同時以其自己底資源予其友邦以經濟援助。這種援助未附帶任何政治條件，且不含對受惠國家底內政之任何干涉。

東歐各國與蘇聯間的密切的對外貿易關係之發展，並不妨礙她們與世界其他國家作買賣。捷克的對外貿易關係就是明證。雖然她與蘇聯簽訂的貿易條約據捷克報紙說是捷克共和國在戰後所締結的一切協定中之最大者，但其貿易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不是對蘇聯的，而是對其他各國的。

各人民民主國家底經濟恢復的成功及其由帝國主義桎梏下的解放，引起了國際反動派的狂怒。反對這些國家政府的陰謀伴之以報紙上的誹謗運動，東歐與西歐各國這種經濟情勢間的對照，一如馬歇爾計劃與東歐正在發展着的對外貿易關係間的對照。因此最近正在散播着這樣的捏造，說蘇聯正在強

迫各人民民主國家在經濟上與世界其他部分隔離開來。英美商人及其在歐洲的政治代理人正在責備這些國家『擾亂了』歐洲貿易底『平衡』。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奧斯丁最近對芝加哥外交關係委員會講演時呢詛東歐各國在實行一種『經濟孤立主義』的政策。

一位像奧斯丁一樣無所顧忌地歪曲真相的英國廣播公司底評論員最近曾企圖以描繪一幅東歐國家貿易政策底可能的後果之悲慘圖畫來恐嚇這些國家內的神經脆弱的人們。他說如果她們的計劃經濟具有排他性的話，就是說祇在蘇聯尋求資本，市場與原料，那麼首先倒霉的就是她們，如果她們阻止了與西歐貿易的可能性，那將有害於整個歐洲底福利。

這位英國廣播公司底評論員以及表示相同意見的其他英美評論員正在無的放矢。沒有任何認真的觀察家會懷疑人民民主國家與全世界建立貿易關係的願望。她們祇堅持這些關係不應威脅其主權亦不應包括抵觸其民族利益的奴役條件。

常識甚至在那些其統治者爲其對人民民主國家的反動仇恨所蒙蔽了的國家之商界人士中都佔了上風。這由後者（指新民主國家——譯者）對世界其他國家日益增長的商務關係所證明。波蘭與英、美、瑞典、瑞士、丹麥及意大利貿易；南斯拉夫與法、瑞典、荷及中東與近東各國貿易；保加利亞與意、奧、荷、比、丹貿易。捷、匈、羅三國亦與遠近許多國家進行貿易。

這些事實和所謂東歐各國正在實行一種經濟孤立主義的政策之捏造是互相矛盾的。這種捏造出於那些帝國主義份子，他們不滿足於正常條件的貿易，他們要爲自己獲得特權並利用戰後各小國底困難使之受其經濟統治。

事實當然是那些希望落了空且因其對東歐的野心遭到抵抗而激怒了的帝國主義份子在蓄意實行一種在經濟上孤立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政策。他們極想阻礙與延緩各人民民主國家底恢復及經濟發展。

倫敦「新聞紀事報」編輯 G. 巴利最近曾說過美國想要阻止英蘇間的一切貿易，這話是對的，但讓我們再加上一句——和英國與東歐各國間的一切貿易。

巴利回溯道：當他一九四七年六月在華盛頓的時候，一位「有權有勢的」參議員曾率直地對他說美國應繼續拋開俄國而行動，甚至有意地排除俄國及其鄰國（指東歐新民主國——譯者），面對此一步驟底一切不可避免的後果。

這祇是證實了「避免」與阻止對東歐的正常貿易關係之一切努力是來自美國的獨佔集團。

東歐各國正成功地戰勝她們的戰後困難，並且，用工黨（英國工黨——譯者）議員喬治·湯姆斯的話來說，「正在不靠美元地執行着擺在她們面前的任務」。她們的經濟聯繫在發展中，且顯然日趨發展。各人民民主國家底貿易政策有效地保護她們不受美帝國主義的侵犯，並鞏固着她們底獨立。

（紀堅博譯自「新時代」第二期——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

東歐新民主國家的文化進展

I. 伊爾文作

東歐與東南歐各國內劇烈的社會經濟改革，深深地影響着她們的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不僅是前此被蹂躪，命定其愚昧無知的千百萬人民現在得以接近知識與文化，最有意義的是，這些新民主國家的整個進步的經濟發展過程帶來了真正的文化的民主。科學、藝術及文學服務與民主與民族獨立的事業。

戰前，災難與壓迫是與悽慘的文化落後並行於這些國家的人民羣衆中，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進步的知識份子的提高初級公共教育的努力，被反動政府的蓄意反對所摧毀。這些國家中，有的連強迫初

級教育法仍屬一紙空文。在這方面的法令不能實施，因為沒有足夠的學校和訓練過的教師；而國家預算案也未規定對這些需要的開支。結果，許多兒童甚至沒受過初級教育。例如：在向國聯的報告中，羅馬尼亞教育部的官員亦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文盲的比例，特別是在鄉村，達到百分之六、七十，有的地區甚至百分之八、九十。

如果這是初小教育的情況，又何必談中等教育的機會呢，高等教育更談不上了。據保加利亞（在這方面還不是最壞的一個）的統計：中學生的數目僅是初級學校學生的九分之一。

這些都是戰前的數字。當這些國家被納粹佔領或與德國並肩作戰的年月，不用說，這種情況並未改善。在波蘭、捷克及其他國家，納粹以消滅民族文化為目的。他們故意摧殘公共教育，破壞學校；希特勒的波蘭總督漢斯弗蘭克經常說，操農作的波蘭人不需要任何教育……

中學大學教育更不用談是相當少數階層才能受到的。大部份受了「歐洲教育」的知識份子，看不起本國的民族文化。

東歐、東南歐各國的新民主政權的勝利，也帶來了在文化領域內的劇烈改變。這個改變必然受民主改革的性質所領導。知識階層中有許多反動份子，因之對民主文化力量的需要日益增長。這樣我們發現男女人民與知識階層在發展政治生活新形式中起積極作用的進步的一羣，共同負起重大的國家任務。

在波、捷、保，數千個工業企業現在都由以才幹、精力及深刻的政治觀察力卓著的工人來領導。土地改革在農村地區所進行的急劇變革，在農村面前提出了新任務。農民的文化落後只會妨礙農業發展；而知識的傳播，更不用說消除文盲，已成爲國家所面臨之重大任務之一，且係鞏固某些東歐國家的民主政權的主要條件之一。

隔絕人民與知識間的火門首次暢開。它現在再也不是「啓蒙家」或個別熱心者的慈善努力的問題，而是最大規模的國家措施了。進步的民主知識階層現在得到了以前僅能見諸夢寐的機會。現在的情況不僅是增殖她的文化遺產，而且要拿出登付力量在羣衆教育上。從與人民的結合中，獲得了民族文化健壯發展所需要的精力。

她們的預算案雖然緊縮，各新民主國却以前所未有的慷慨指撥文化發展的基金。文化的前進在國家經濟計劃中佔顯著地位。這已經成爲可能了，基本原因是這些國家在民主勝利下，採納了計劃經濟。比方，波蘭的三年國家經濟計劃規定，到一九四九年，要比一九四八年多築二萬三千所校舍及多訓練出二萬五千個教師。初級學校學生數目將比一九四五年——四六年多出三十五萬人，比戰前多出五十萬，保加利亞的兩年計劃，捷、羅的預算案都規定了大筆的教育經費。

國家經濟計劃規定繼續發展在這些國家的民主政權初期就已開始的公共教育。保加利亞可以作爲例子。自解放後的兩年半內，國內初級與中級學校的數目增加了一倍。根據保加利亞教育工作者聯盟首屆全國大會所提供的數字，國內現已擁有七千三百十三所初級學校，五千六百十八所中級學校。政府舉辦了數十個夜校，使那些願意接受中等教育的人無需放棄其工作。保加利亞從未有過任何這樣的事情。

在小小的阿爾巴尼亞，人口一百萬，一個也許會是在這些國家中經濟文化上都是最落後的國家，在一九四六——四七年已經擁有初級學校一千六百二十所，入學人數十三萬三千人，而在一九三八年

——三九年，却只有六五五所學校，五萬九千個學生。

在布加勒斯特大學，兩個個畢業生中只有一個是農家子弟。現在各大學、學院都在工農子弟面前打開了它們的大門。無怪索非亞大學從前只有一萬二千左右的學生，現在却已超過三萬人。其次，在

保加利亞的發那·盧斯（原名盧斯楚克）及普魯夫地夫（原名非利波波利斯）開辦了三所新大學。

新民主政權的成立，有助於提高及加強從希特勒枷鎖下解放的各民族的民族意識。

民族意識的增長反映於文學與藝術發展中，反映於作家與藝術家的作品的民間因素力量的壯大中的確，要講這個領域內的重大成就是太早了一點，但文學與藝術的評論界已經看出巨大的改變。一件事是肯定的——只有那些分享人民的生活和希望的作家、詩人、劇作家、畫家、彫刻家才能產生出教育人民，擴大他們的視綫，使他們生活豐富起來的作品。

反法西斯主義的英勇鬭爭，是保加利亞新文學的許多作品的主题。保加利亞作家也刻畫出他們的人民每天的勞動努力。動力站的建築，公路和鐵路的鋪設，大小工廠，工場的工人的愛國努力，城市與鄉村的友誼，『文化和勞動小組』，工作突擊運動，民族節日——所有這些新生活的各個細微的面都攝入進步作家的作品中。保加利亞的文學評論家仍不滿足於已完成的工作。索菲亞的『自由保加利亞』寫道：『在許多場合下，小說和詩還沒有如現實一樣的生動。』但評論家和讀者的過高的標準是一種進步的預兆。

波蘭也是一樣，戰爭以來的許多作品都是關於國家今日所面臨的問題。進步的波蘭作家成爲民主共和國的積極建築者。波蘭作家第二次大會通過決議，號召所有文壇匠人投入『爲了國家的文化復興，達到在新經濟社會改革精神中傳播文化的理想之熱烈的、有組織的奮鬥中』。

新民主國家內對作家和詩人的強烈刺激是對書籍的巨大需求，這在這些國家內是從來未有過的。過去平均每版不過五千到八千本，現在却常常達到數萬本。

劇院再也不是從前那樣爲特殊人物服務，而是爲了羣衆了。高居首位的人民，一般說來，今日在民主文化領域內是領導人物。舞台上演出從前爲政治檢查所禁止的劇本。劇院自己規定的任務——照

保加利亞作家卡拉斯利窩夫（索菲亞民族劇院院長）所說的——是創造一種真正的民族戲劇，幫助建立一個真正的民族藝術。

一個很重要的發展便是民族製片工業的進步，還在波、捷特別顯著。無限制的好萊塢的擴張碰壁了。它摧殘各小國的民族影片生產，因為它們不能與美國影片公司的強大生產機器競爭。捷克的國有化影片業，其本年度預算約為二十億格魯寧（捷幣名），短期內製出了十九部具有特色的影片，中有捷克的第一個五彩片及許多備受讚揚的影片。電影院的分佈網亦有相當的擴充。在哥特瓦爾德政府下，捷克各地新添了一百五十家電影院，而兩年國家經濟計劃規定增添六百家。

無數的藝術展覽會，人民往觀者數以千計，表示出在這方面也做了許多的工作。在這些展覽會上陳列着許多各種風格的藝術品。也表示出在知識階層中某些人仍然堅持對現代派趨勢的偏好。更有意義的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備受公眾的一致歡迎。

數百個天才的青年作家、詩人、畫家、雕刻家及演員，他們的作品感染了新時代的精神；這種精神亦流露於一些年老的文學、藝術的第一流代表的作品中。

各羣衆團體在新民主國的文化進步園地上起着日益顯著的作用。職工會的作用尤著。在工廠、鐵路、政府機關設立了幾千個俱樂部。有許多藝術團體——戲劇俱樂部、歌詠隊、藝術班。所有這些俱樂部、社團、文化中心是提高人民的一般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它們使男女工人享有最好地利用閒餘時間的機會。舉辦最佳劇作比賽，或是業餘戲劇俱樂部的最佳演出競賽，或是工人作家最好作品比賽；所有這些在不久以前都是完全未聽過的。例如從這樣的事實便能夠估計波蘭職工會的羣衆文化活動的規模：在波蘭首屆全國業餘藝術展覽會上參加單位約一千個，共達四萬人。

（無我節譯自新時代雜誌三十四期，四七年八月）

波蘭工人黨與農民

柴布勞斯基作

波蘭工人黨即是波蘭共產黨，作者係波蘭議會副主席，本文原題爲『波蘭鄉間的變革』。——譯者。

自從波蘭農民實現了他們多年懷抱的渴望，土地革命成爲既成的事實，廢除了地主階級，和土地交給耕者之後，至今已三年了。

人民的民主結束了大地產與大部農民長期缺地的情形——一百五十年來波蘭落後的主要原因，波蘭鄉村貧困的關鍵所在。

波蘭土地關係的改變

土地改革的結果，約有四百萬公頃地產被徵收了，其中將近二百萬公頃是森林。大約一百五十萬公頃分給了農民和無地的勞動者，還加上舊波蘭地區八十七萬五千公頃德國人的地產。在西部地區交給農民的土地在四百五十萬公頃以上。

土地改革同時解除了鄉村利息和債務的重負，根據近似的數字，每年達到十億戰前茲婁提（波蘭貨幣單位，戰前值英幣十辨士——譯者）這樣鉅大的數字。

波蘭鄉間的改革不僅祇關係到土地的分配與債務的清算。西部地區的改革有決定性的影響了鄉村

的土地結構（註一），在那裏定居的農戶得到七到十五公頃土地，特殊的得到二十公頃。

新波蘭的土地政策為鄉村的發展奠下了鞏固的基礎。小農戶的比例減少，而中等農戶的比例增加。變革改進了千百萬以前工人的家庭和無地農民的生活情況。

反映不同的階級利益的兩種概念，在土地改革過程中衝突着。農民運動中的右翼份子（他們後來投到米柯拉茲科的營壘中去），曾主張大田產應當分給十公頃以上的農民。

很顯然，這一類的措置以及主張授給移民十五公頃以上土地的運動，將使農業工人和貧農家庭處境很困難。這一類的辦法就不會幫助減低農村中的人口過剩，而會阻礙向西部地區移民的速率。

這個提議的階級本質是很清楚的。它的目的是要農村的富人起而代替被徵收了土地的地主，是要以前為地主勞作的農業工人和鄉村無產階級轉而為富農工作。

波蘭工人黨和農民黨的壓倒多數堅決地反對這些土改「修正者」的提議。我們是堅持保衛農民羣衆反對資本家剝削的原則的，不管這種剝削採取什麼方式。

爭取迅速的完成土改

過去三年人民政府、波蘭工人黨，和一切民主營壘的整個政策，是致力於擴展土改的利益。但是改革尚未完成。

有關土地改革的問題包括進一步地分配土地，消除鄉間的人口過剩，和穩定財產關係。另外五十萬公頃土地預計就要分給農民，而一九四八年的計劃要求將十九萬公頃的土地交到農民

手中。

一九四八年政府以二百萬茲婁提的信用貸款幫助農民另外開墾八十萬公頃土地。還準備開墾二萬公頃國有地。土地分散制（註二）之廢除和改革的措置之採取，大大地改進了農民的福利和提高了農產品的數量。今年已經爲改善的措置撥了二十億茲婁提。電氣設備今年將擴充給八百個鄉村。一九三九年只有一千二百個鄉村有電氣，預計到一九四九年將達到九千五百七十個鄉村，其用電的總戶數爲四十七萬八千五百家。

戰前波蘭不能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雖有不間的移民而人口過剩却一直增加。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曾估計戰前波蘭鄉間有八百萬多餘的不生產的人。

土地改革和西部移民的結果，人民的波蘭已經部份地解決了人口過剩的問題，在今後數年將完全解決這一問題。三年計劃規定二十萬新戶移到西部波蘭，從今天的進展看來計劃是能實現的。

從事社會工作，也就是政府與合作社工作的人，一九四九年將比一九四六年增加一百二十萬。由於合作社運動的增長與農業的機械化，以及工業的發展，到一九四九年從事農業的人將比一九四六年減少二十萬。

除開這些旨在消除農業地區人口過剩的主要措置以外，我們正更加注意於利用鄉間過剩勞動力——特別是地方合作工業中的過剩勞動力——的其他辦法。

三年計劃指出在一九四八——四九年（與一九四四——四五相比）增加下列的耕種面積：蕎麥百分之六，亞麻和大麻百分之十四，烟草百分之二十五，豆類百分之四十。

有系統的，有計劃的減少，以至最後消滅鄉間的人口過剩，無疑地將引向波蘭土地結構的進一步改變。農村無產階級與貧農將在農村工業中找到職業。

穩定鄉間的財產關係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獲得土地的農民盼望着拿到地照。因此，波蘭工人黨

願意看到此事能加速進行，而問題得以解決。

用一切辦法增加農產

今天有決定重要性的事情是提高產量和擴展政府對鄉間的援助。

波蘭工人黨認識到我們國民經濟中的危險——工業產量迅速增長和農業產量增長緩慢之間的大距離。

平均收穫量仍低於戰前的水平。譬如在一九四七年我們曾不得不輸入七十萬噸穀物。

這主要是由於農業中的鉅大破壞，特別是牲畜與馬匹的無比損失。在一九四五年我們牲畜的損失達到百分之六十九，計百分之六十三的馬，百分之七十六的豬，百分之八十八的羊。到一九四七年開始恢復了。與一九四六年相較我們增加了百分之十九。九的牛，百分之十五。四的馬，和百分之五十二。五的豬。但是要彌補戰爭和德寇佔領所給予我們的損失，還要走一長段路程。

政府和波蘭工人黨因此以極大的注意力拿貸款、馬牛和其他牲畜與肥料、農業機器等幫助農民。在一九三八年波蘭農業使用了十二萬六千八百噸肥料。去年使用了十四萬二千噸，到一九四九年肥料數字將達到二十五萬噸。

一九三八年波蘭鄉間購買了價值一千八百萬戰前茲婁提的農業機器和裝備。去年用於購買機器的錢是四千萬零五十萬茲婁提，到一九四九年波蘭農業將得到價值五千一百萬戰前茲婁提的機器和裝備。

政府與工人黨為一九四八年的農業定下了使國家動物自給的任務。一九四八年的國家計劃要求數

物產量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波蘭工人黨增加產量的政策，在農民中得到日益增加的響應。勞動競賽已普及到鄉間。僅在幾個月之前許多人對鄉村的競賽問題還抱相當的懷疑。然而事實表明運動却日益高漲，席卷了整個的地區。農民保證多開荒，多鋤草，建造秣草庫，試驗農作法等等。

保護貧農中農的利益

波蘭工人黨在鄉間的主要任務，是保證增加農業生產。過去三年的經驗表明：在人民民主制度下的農業復興，其進行的速度之快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做不到的。但是與增加農村人口的福利同時，已經看出某些資本主義剝削的因素之生長。富農利用牲畜和農業裝備的缺少，就出租馬匹，農業機械來賺錢，並以最苛重的條件貸出種籽。結果，在人民民主的條件下，增加農產的工作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努力增加所有農戶的生產量，另外波蘭工人黨還要使人民政府的政策堅持普遍援助真正的土地耕種者的路線，其目的是保護貧農、中農，使他們不受富農和牟利者的侵害。這個政策體現於下列措施：

採取累進稅，這將使主要的稅收負擔從小農戶轉到大農戶。

公佈法律，強迫牲口主以市政機關所規定的價錢幫助無牲口的農民。

幫助鄉村合作社，吸收所有貧農中農參加，使合作社的領導權操在農民手中。

一九四八年指撥了五億茲婁提貸款做為建立一千個合作機器站之用，首先以此來幫助貧農中農。波蘭工人黨爲了履行其農業政策，還將農民團聚到農民互助會裏去，這個組織是保護農民的利益。

的。
互助會建立了合作社網，它是分配政府供給的牲畜和種籽的代辦處。從這裏可以看出，改善農民命運的事情正由農民自己來解決了。

日益增長的黨的影響

在人民的波蘭，鄉間是有美滿的前途的。農業地區的將來，要依靠農業的機械化，農業合作社的生長，以合作的方法處理農產品，和農民互助會關於普及教育及勞動競賽的協定。

波蘭工人黨擁護這些措置，並積極求得它們的實現。因為這個緣故，波蘭工人黨得到農民羣衆日益增加的支持和信任。從下列事實就可以看清楚：去年有六萬三千農民參加了我們的黨——平均每月有五千人，而今年一月一萬二千名農民加入了黨。『農民之路』報的廣泛銷行也表現了波蘭工人黨在鄉間的影響，現在該報的銷路已超過二十五萬份。

在最近農業工人工會和農民互助會的選舉中，顯著地表明了波蘭工人黨的威信在鄉村中一直的增長。

在選出的參加農業工人工會各地區會議的一千六百三十二名代表中，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屬於波蘭工人黨，三百四十四名屬於波蘭社會黨，五十八名屬於農民黨等。

在農民互助會中，選出的參加該會各省會議的二萬八千名代表中，一萬名以上屬於波蘭工人黨，七千多屬於農民黨，約計三千多屬於波蘭社會黨，還有大約六千名無黨無派人士。到今天所選出參加農民會全國代表大會的三千一百九十七名代表中，一千六百二十四名是波蘭工人黨的黨員，九百五十

八名屬於農民黨，二百八十八名屬於波蘭社會黨，二百九十四名爲無黨無派人士……

藉着擴展我們黨在鄉間的影響，藉着不斷提高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的水平，並且藉着加強與兄弟民主組織的合作，我們正在鞏固人民波蘭力量的主要源泉——工人和農民間的聯盟。

（程之平譯自『爭取持久的和平與人民的民主』——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日）

（註一）意指土地關係與農業技術——譯者

（註二）直譯可譯爲條狀土地制，即將質量不同的土地分爲許多小條，每一農戶在數種質量不同的土地中均可分得一小條。

——譯者

新波蘭的經濟發展

S·恩德里霍斯基作

一九四七年六月，波蘭共和國國民議會通過了一個三年（一九四七——一九四九）經濟復興計劃。這一計劃特別注意恢復國家因德國侵略者的軍事行動與掠奪政策而遭摧毀的生產工具。工業生產方面，國家的、合作社的與私人的生產總值將達一百八十八億茲婁提（按一九三七年價格計算）；一九四九年的農業生產將超過戰前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十。

民主波蘭的工業的迅速發展與農業的恢復，如與該國被地主與資本家統治時代的經濟發展率相較則更堪注意的。這裏應當考慮國民經濟所遭受的極大的戰爭損害，估計達八百億茲婁提（現五茲婁提兌一美元）。記着波蘭戰前每年的預算平均達二十億茲婁提，則國家遭受到的戰爭損害等於四十個每年的預算。

甚至當舊波蘭工業產量達最高峯時，許多她的基本工業爲煤、石油、鑄鋼等也曾發生了低落的傾向。農業不斷地衰落（例如甜菜產量減低了百分之五十）。

戰前波蘭經濟衰落與停滯的理由，不只是應從世界資本主義的總衰退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平衡發展這方面尋求，而且也應從國家的特殊情況中尋求，國家經濟生活是被下列情況決定的：

一、農業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封建殘餘。

二、經濟壟斷的政策。

三、外國資本在國民經濟主要部門中的勢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國內有一百七十一家波蘭的與一百家國際的卡迭爾，它們控制了生產和交易，更不用提一切最重要工業品的出入口了。這些壟斷資本的活動阻礙了國家經濟的發展。

國際卡迭爾並非外國資本藉以操縱戰前波蘭經濟生活的唯一手段。一九三七年，全部波蘭股份公司基本資金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是掌握在外國資本家手中。他們在產油工業中握有百分之八十七點五的股票，在電力與供水事業上握有百分之八十一點三，在電氣工藝工業中握有百分之六十六點一，在服裝與服飾工業中握有百分之六十，在化學工業中握有百分之五十九點九，在保險公司中握有百分之五十九點一，在木工工業中握有百分之五十二點一，在鑛業（石油除外）與鋼鐵工業中握有百分之五十二點一。

可以瞭解到：在此等情況下，波蘭的經濟生活是附屬於國際康采恩利益之內的，它們的唯一目的在於從國內抽取最大利益，而不是促進她的經濟發展。例如，當波蘭的石油採掘淨盡時，外國資本便不願採探新鑛床。因而石油產量在一九一三——一九三七年期間減少了一半。

民主人民的波蘭結束了地主與壟斷資本的統治，沒收了地產分給小農與中農，並將大規模與中型工業國有化。這些措施結束了大國際資本對國家經濟生活的影響，屬於德國與意大利資本的企業以及佔

領期間由某些西歐資本家售給德國人的企業均不加賠償地予以沒收。在波蘭之其餘外國公司保證予以賠償，但遭受戰爭損失者不予賠償。

實現了這些基本改革後，民主波蘭便開始其計劃中的經濟復興與發展。一九四七年頭十個月的成績是最有教訓意義的。除少數例外，實際上所有工業的部門都完成了一九四七年經濟計劃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而某些工業已達到了規定的數字。例如，自行車的生產計劃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三，耕作機——百分之一百零九，打穀機——百分之一百零三，海底電纜與絕緣電纜——百分之一百一十六，汽車與自動車車胎——百分之一百一十一點三，絲織品——百分之一百一十六，編織品——百分之一百，服飾百分之一百六十六，動物與植物脂肪——百分之一百二十八點六，果醬——百分之一百八十四點九。許多工業都已於十一月達到一九四七年規定的目標。

一九四七年基本工業將大大增加它們的產量，與戰前水平比較，一九四七年煤產量將達百分之一百五十三，即五千九百萬噸，而一九三八年為三千八百萬噸；鋼產量——百分之一百零六；銻產量——百分之一百二十四；火車頭——百分之七十；運貨車——百分之二百零六；犁——百分之二百五十四；耕作機——百分之二百二十九；打穀機——百分之一百二十一；變壓器——百分之一百零五；硝酸肥料——百分之一百四十八點七；苛性曹達——百分之一百零三點六；氧氣——百分之一百八十五點七；二炭決——百分之二百五十六點五；亞麻織品——百分之一百六十。

工業上更發達的被解放的西部地區與波蘭合併已有助於工業向上的趨勢。但西部地區許多工業的企業已被破壞，恢復它們達到目前的能力需要了大量的勞動力和大量的資本。

當三年恢復計劃通過時，外國資產階級報紙對不藉資本主義的西方之援助能否實現此計劃問題極表懷疑。波蘭需要原料。我們要輸入幾約為我們石油產品和鐵礦的五分之四，我們的棉花的全部，我

們羊毛的百分之九十六，我們生皮等物的三分之二以上。所以，國家經濟計劃的完成，一大部份依靠生產手段的進口。

進而言之，在最近戰後數年中，波蘭經受了，甚至今天還在經受着穀物和脂肪的不足。在一大非常嚴寒冬季過後，接着又發生了水災和旱災，這便說明了一九四七年許多地區的歉收。迄今在家畜飼養方面幾無進步，而且去春飼料的嚴重缺乏致使暫時減少了豬的產量，直到後來才益趨增加着。到今天每個人穀的產量僅為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二點六，每人牛奶產量則為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六點六。

民主波蘭的敵人希望在繼經濟困難之後發生一個嚴重的經濟與政治的危機。米柯拉茲科及其外國保護者便依靠這個。他們的希望是基於波蘭在一九四六年獲得聯總援助的事實。一九四七年初，聯總幾乎停止了援助。美帝國主義拒絕再給波蘭任何的援助。他們等待着我們破產，可是它沒有到來。

去年四月，波蘭反動派和外國帝國主義者感到得意，當時在頭三個月中由於過渡期的困難（未完成工業計劃，運輸困難，原料供應的遲滯）物價上漲。但波蘭工人黨宣佈了這一事實的真正理由，並使它的在民主集團中的夥伴深知必需實行制止物價上漲的措施。這些措施是：

- (一) 管制私人貿易，反對非法牟利，公衆管制零售價格與商業利潤；
- (二) 社會管制稅率與反對濫用稅收的措施；
- (三) 在一項特殊資金幫助下，重新組織穀物購買；
- (四) 各省開設國營商店；
- (五) 給予迄今從事非法牟利的私人資本以參加建築工作，特別是造房工程的機會，使工商業資本投向西部地區並資助進口。

這些措施已經生效，這有賴於一貫的金融政策，它阻止了通貨膨脹，同時並未妨礙經濟的發展。從一九四六年第二季開始，波蘭製出一個平衡的國家預算。資本投資計劃，一部份是由銀行的盈餘担保，一部份是由經濟上穩固的銀行信用借款担保。在一九四七年，國家完全清償了對波蘭國家銀行的債務。

作為實行一個正確的金融政策之結果，我們已使物價得到進一步的穩固。去年秋天國家首次實行縮減工業品價格，為紡織品、陶器、農業機器、木製品、紙等等。秋冬之交在過去始終是物價高漲的時期，現在則是物價穩定了。

然而，我們仍然面臨着嚴重的困難，鑑於需要輸入大量糧食供應，原料和工業裝備，我們便特別面臨着關於支付平衡的困難；我們還面臨着關於在應付一九四八年資金投資（該項投資比一九四七年數字的一倍還多）計劃上而引起的財政急需的困難。外國帝國主義者認為這些困難將迫使波蘭放棄她的獨立而向「馬歇爾計劃」投降。但波蘭人民却清楚地記得依附於國際資本下的殘酷經驗，並且決心永不再受這種依附的負擔了。

波蘭政府在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上完全依靠它自己的富源。鑑於擺在一九四八年面前的困難，曾用了一切可能的辦法在國內市場上購買可出售的穀物。而且已在這一方面獲得重大成功。政府正採取必要的措施來消滅在發展工業與農業上的不相稱。一九四八年內耕種各種作物的面積將有增加；許多措施已予實行，以提高每個農民在耕種穀物與發展飼養牲畜方面的生產力。農業的與其他合作部門正被改組以使它們能以應付在城鄉間交換範圍內的任務。積累儲蓄的新形式也已計劃。

一九四七年秋在鏗溫特森蒂·波斯特羅斯基發起下大規模發展的競賽，乃是有助於國家收入且同時有助於勞動人民真正工資的來源之一。今天整個工業（煤與紡織）在互相比賽，致使總產量與每

個工人的產量在逐漸地增加。這樣逐漸地減低着生產成本，增加工業的利潤並提高生活標準。這種競賽運動是一九四八年將獲成功的重大保證之一。

在對外經濟政策上，波蘭政府旨在以擴展合作，更重要的是藉與蘇聯及新民主國家以及其他歐洲的與非歐洲的國家的合作來克服經濟困難。國民經濟已大大受到與蘇聯合作的裨益。由於蘇聯在原料上給予的幫助，波蘭工業在剛獲解放後就以充足能力開工了。蘇聯不只一次的以穀物幫助波蘭。在一九四六與一九四七年期間又以信用借款的方式給予此種幫助。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也已幫助波蘭應付了她的嚴重的糧荒，最後，與蘇聯的合作將在波蘭的投資需要中起很大作用。

無疑地，在一九四七年與捷克簽訂的各種經濟協定將對兩國更易於實現各自的經濟計劃。波蘭與南、保、羅的貿易關係正在發展着。波蘭已與保、南簽訂了為期數年的經濟協定。東歐與中歐各國間的經濟合作可視之為一個基於各國相互尊重與友好關係上的相互有利的模範。

自然，波蘭不是只把她的貿易關係限制在東歐和中歐的國家上。我們願意在對雙方有利的條件下與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貿易關係。

像其他人民的民主國家一樣，波蘭正有信心地沿着恢復的道路前進。前面是有困難的；過去的殘餘和遺產仍要予以消滅；許多事情有待於比以往更有效地組織起來。但我們自己的道路是唯一確實的道路，這條道路保證最後的成功和新波蘭的經濟的繁榮。

（白林譯自『爭取持久的和平與人民的民主』四八年一月一日版）

前進中的波蘭工業

P·委諾戈魯夫作

對民主的波蘭說來，去年是她在經濟、文化的復原上，國內政治穩定上和加強人民民主的力量上，都有了顯著成就的一年。

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聖誕節前夕，貝魯特總統向全國廣播說：『我們今夜帶着一種工作做好了的心情來圍坐在宴席上。雖然我們所走過的路是艱險而悲慘的，我們的人民仍然是偉大和不朽的。他們今天所表現的創造力引起舉世的敬佩，並使我們波蘭人對未來充滿了強烈的信心。』

總統有許多喜訊傳達給他的人民。他宣佈波蘭的鑛工不僅提前完成一年的計劃，並比計劃多生產了一百萬噸的煤。此外，鋼鐵工業、鐵路、金屬、電力、化學、紡織、糧食和其他工業也大大的超過了計劃，總統也稱讚了農民、工匠和科學、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工作。

他說：『這使得我們這一代能夠實現那在先輩看來只能是個夢的一切。』

波蘭的鑛工，是工人階級中首先完成全年生產計劃的最大的分遣隊。大家都知道，煤是波蘭工業中最重要的一環，而且是國家的首要輸出品。波蘭的無烟煤產量，在一九三七年是三千六百二十萬噸，一九三八年三千八百一十萬噸——戰前最高的數字。由於戰爭和佔領的破壞，一九四五年的煤產量降低到二千七百四十萬噸。但在一九四六年便已上昇到四千七百三十萬噸，超出了戰前最高的數字。三年計劃中，規定了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每年煤的總產量為：五千七百五十萬噸，六千七百五十萬噸和七千七百五十萬噸。波蘭鑛工提前十天達到一九四七年的目標，並且宣佈在今後兩年

內，仍將更大力地按照計劃工作。

波蘭鑛工怎能在一九四七年贏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呢？

答案是——提前完成計劃，同時，減低生產成本和提高產品質量的競賽。競賽是鑛工們在四月時自動發起的，很快便推廣到全國。不僅是個人與小隊互相競賽，而且是整個鑛山，甚至整個托萊斯互相競賽。

十月，在卡托維茲召開了參加工人的提高勞動生產力競賽的領導的鑛工、工程師和技師們的第一次會議。政府亦派人出席。會上討論了在競賽中的成績，並擬製將來的原則和條件。會上引證了某些顯著的數字：一萬五千個鑛工完成其工作額的百分之一百五十，而三千多鑛工竟超過了百分之一百八十。其他的波蘭工人追隨着鑛工們。競賽迅速地傳播到工業的每個部門，運輸和建築工作，而且使農民捲入進來。在鋼鐵、化學及許多其他工業部門，整個工廠、城市都在彼此競賽。反動派曾散播誹謗的消息，力稱競賽在引起失業。事實證明正相反：一九四七年四月到九月間，波蘭工業僱用的工人增加了五萬人。

由於勞動競賽的結果，提前完成四七年計劃的不僅是鑛工，而且還有許多其他工業部門的工人。比方，鋼鐵工人在十二月四日便超過了一九三八年的水平，而電力工人，在十二月十八日便已超出戰前電力輸出量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六。鐵路員工獲得了顯著的成績，他們在十二月十五日便已超過全年運載計劃的百分之十九——比一九三八年的數字增加了百分之一點七。假若拿戰前工業生產總指數做一百，今天的數字便是一百零四，而個人平均產量達一百八十五以上。

工業的成就對波蘭的對外貿易也有一種有利影響。僅說出下列事實便够了，在十二月十五日就提前完成了二千七百萬噸煤的輸出計劃。早在八月裏，波蘭商品出口價值已達二千五百美元，而一九四

六年的每月平均數字爲一千零五十萬元。

所有這些使人有可能斷言，民主的波蘭不僅勝利地恢復和發展她的經濟，並且每年對歐洲的戰後經濟復原上都有更大的貢獻。波蘭經濟的強大推動力之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是不斷增長的勞動競賽。這個運動只能生長於新的進步民主的國家——這兒，每個工人都知道，他是爲了整個人民和他自己的國家而工作。

（毋我譯自一九四八，一月七日『莫斯科新聞』）

統一 是職工會力量的基礎

波職工會中央
委員會主席 維他斯澤夫斯基作

統一對勞動人民是主要的——這便是波蘭工人階級在其反對希特勒奴役者的六年殘酷鬥爭中所領會的最重要教訓之一。而這個教訓運用於波蘭解放後立即開始的新民主職工會組織中獲益頗大。

大概戰前在歐洲沒有一個國家的職工運動像舊波蘭那樣七零八落和不統一的。單單職工聯盟便有十個或者還要多一些，更不用說所有的所謂獨立工會了。狹隘的行業組織分裂了工人階級，並削弱其力量。

波蘭在一九三九年有三百三十餘個單獨的職工會。鐵路上的十七個工會都是獨立的，會員合計爲十一萬八千名。教師聯合會的會員合計僅六萬一千人，却分裂爲二十一個聯合會。建築業有十八個工會，合計有四萬六千名會員；公務員的十個聯合會僅有一萬一千名會員；鋼鐵工人的九個單獨工會，合計有六萬二千名會員。

職工會不僅是按照着政治路線，而且也按着民族與宗教信仰。每一個政黨，不論它是多麼小的政

黨——在戰前的波蘭這樣的政黨總有好幾十個——都企圖在自己的影響下組織其自己的職工運動。黨派間企圖影響職工會的鬭爭，在競選中變成格外厲害，這時這種影響左右了選票。職工會的工人經常成爲資產階級政黨領袖們手中的工具。資產階級在職工運動中的代理人像克瓦賓斯基、卓勞斯基、茲丹諾夫斯基等反動傢伙背叛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這一切的結果，是戰前波蘭的職工會與職工聯盟在與資本家及反動派作鬭爭中不僅未能互相援助，且常常內鬨，於是削弱了勞動人民的力量。就是這樣在羅茲、克拉科及西里西亞把工人階級的英勇行動引向不變的失敗和反動派的勝利。

因此工人階級的分離與不統一全然是對統治着波蘭的資產階級與地主有利的。統治階級盡一切力量來扶持並促進這種分裂，這樣分裂幫助了他們保持工人階級的被奴役和被剝奪公民權利的地位。每一個統一職工運動的企圖都被竭力對抗着。

團結勞動人民爲有力及統一的職工會的思想在戰前即在波蘭工人中萌芽。這個思想在反抗野蠻的希特勒匪幫鬭爭中業已加強與成熟。波蘭工人決定建立一個統一、獨立、超黨派的——但不是不聞政治的——職工運動，這個運動將實現波蘭勞動人民統一的理想，並將爲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而戰。

工人階級在許多國家內爲了統一會從事奮鬥，並正在奮鬥中；但這個奮鬥並非在各地都成功的。在波蘭工人階級的統一僅隨着人民民主政府的成立才有成功的可能。最重要的生產手段與銀行的國有化，已摧毀資本家剝削與政治壓迫的基礎，並對工人階級開闢了自由和無阻礙合併的道路。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蘇軍與波軍解放波蘭維斯杜拉河東部地區後不久，便召開了職工大會。參加的有早已存在於解放區的、當時擁有十萬會員的所有職工組織的代表。大會選出了統一職工運動的中央機構——波蘭職工會中央委員會。

勞動人民渴望統一；職工組織飛躍地增長。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這些組織已擁有一百萬以上的工人與職員。目前會員的人數達二百八十萬以上——幾乎達戰前波蘭職工會會員總數的三倍。今天統一的鐵路工人工會約有三十九萬會員；鋼鐵工人工會三十一萬八千人；建築工人工會二十萬八千人。

新波蘭職工會已廢除了組織的行業制度。他們按照產業的路綫組織起來，任何一個工廠的所有員工都屬於同一個工會。

波蘭共和國總統貝魯特當談到我們的職工會時說：

「職工會，其隊伍團結得像一個整體，包括所有智力與體力勞動者，構成爲一個巨大的社會力量——這個力量，我們人民的最進步與最有創造性的力量，在新波蘭是沒有其他的力量可與之相比的。而所有這一切之所以發生，是因爲波蘭工人階級已在統一的口號下團結與動員起來了。」

波蘭職工會的統一已使他們在恢復國家的國民經濟及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鬭爭中獲得成就。

戰後波蘭職工會，作爲羣衆的領導者，在經濟、政治及文化生活的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他們在工業、運輸與農業的復興上，在執行人民政府所計劃的偉大社會、經濟改革上——土地改革、大、中工業企業、運輸及銀行的國有化中——都是有力的參加者。職工會積極幫助把計劃原則引用到國民經濟中；他們在歸還波蘭的西部領土的移民工作中，在和投機者與黑市的鬭爭中，以及在建築房屋和改善食品供應中都起了自己應有的作用。職工會在工廠委員會中是領導力量，工人通過委員會實行對生產的管理。

面對着新波蘭職工會的最重要任務之一，便是促進增加對完成國家計劃很重要的工業中的勞動生產力。我們在工人中間組織廣泛的勞動競賽，並普遍推行競賽中的優勝者的成績。我們的成就或許可以拿事實與數字來證明。煤礦工業在一九四七年完成計劃百分之一百零三，鋼鐵工業百分之一百零

六。紡織業一九四七年計劃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一，超過一九四六年總生產量百分之五十。客運與戰前（一九三八年）相比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

煤是我國的最大寶藏，她的『金準備』。一九四七年煤的總產量達五千九百萬噸——超過計劃一百五十萬噸，超過一九四六年的產量一千二百萬噸。我們鑛工不僅滿足國家的國內要求，還供給一千七百八十萬噸的出口。

這些成績不僅要歸因於採煤過程的廣泛機械化，而且亦是由於工人階級的勞動熱忱。成千成萬的鑛工加入了勞動競賽，而全體煤鑛工人正與紡織工人作競賽。

職工會已作了許多改善勞動人民生活條件的事情。確實，戰爭的驚人破壞，再加上戰後頭幾年的歉收，使得起初要很快改善生活是辦不到的；但是堅持增加生產正在改變此種情況，而勞動人民的生括標準正在緩慢地但不斷地提高中。這當中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競賽與新工資制度是重要的因素。

數十萬勞動人民每年在職工會所辦的療養院與休養所（設在全國各處最漂亮的地方）度其假期。雖然工人在假期中照領全部工資，可是住在此種休養所中僅付一小部份費用。因此，若住一天需費三百茲羅提（波幣），則工人僅付五十八茲羅提，其餘的費用由其就業的部門及職工會休養所基金項下分別負擔。

文化與教育活動是很廣泛的。職工會俱樂部——在波蘭有二千多個——是國內最流行的娛樂與學習中心。

在這些俱樂部內工人可以進政治班，或加入普及教育的訓練班；他可加入業餘劇團，或聽各種政治與科學問題的演講。業餘藝術在勞動人民中非常流行。職工會於一九四七年舉行的戲劇節中，參加的四萬職工會會員。鑑於職工會大會的即將召開，第二屆戲劇節正在計劃着。體育也很盛行，而八

百七十四個職工會運動俱樂部內經常充滿了青年人的活動。

在勞動人民中兄弟般的團結與統一的精神貫穿我們一切的工作，貫穿整個波蘭職工運動。我們的目的的是保證所有包括各民主黨派的會員及非黨工人會員的職工會會員的行動切實一致。我們在這一方面已獲有很大的進展。在我國勞動人民的絕大多數現在認識到：職工會的統一對於工人階級是一個有力的武器，這個統一在鞏固人民民主和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構成了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波蘭職工會與許多其他國家的職工聯盟以及世界工聯都保有緊密的聯繫。波蘭工人階級及其職工會迅速、一貫地實行世界工聯的每一決議。這在他們英勇努力恢復國民經濟；在其堅決反對反動力量殘餘的鬥爭，以及在精神上與物質上加緊援助希臘、中國、西班牙及法蘭西的勞動人民對法西斯與反動派作鬥爭中都很顯明。波蘭工人在援助西班牙民主派中已募集了四百萬茲羅提。對於英勇的希臘人民正在通過「民主希臘之友協會」給予巨大的援助。

經過其職工聯盟（約有三百萬會員），波蘭工人階級全心全意支持世界工聯。對於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特別是美國勞聯的反動頭子——使用馬歇爾計劃為其武器，破壞世界工聯的陰謀不能置之不問。波蘭的有組織工人拒絕了戰爭販子的這種計劃，並譴責其鼓吹者——工黨份子（英國）與工人階級的叛徒右翼社會黨。我們將加倍努力反對分裂世界工聯的一切企圖。

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發表的聲明中宣稱：

「波蘭職工運動無條件地反對一切分裂或削弱職工運動的企圖，不問其利用什麼偽裝與可能用什麼代理機關來進行此種勾當。波蘭職工運動號召全世界的職工會會員保持世界工聯的統一，並對其領導人物實施壓力以阻止其對統一的任何微小的侵害，及對爭取自由鬥爭的絲毫鬆懈。」

波蘭職工運動隊伍中的統一便是波蘭工人階級力量的源泉與勝利的保證。

國際職工運動隊伍中的統一乃是國際工人階級爭取自由、民主與社會進步的力量源泉與勝利的先決條件。

（張經芳譯自——『新時代』第十五期——一九四八，四，七）

在波蘭西部地區（遊記）

S·萊斯涅甫斯基 作

我們從波斯南來火車經過數小時到了波蘭西部地區。在拉維茲，一列車箱很小的火車折向西行開往下西里西亞的萊格尼卡城，此城距離舊波德邊境僅數哩。

鐵道兩旁夾以茂密的松林，橫穿過松林的是一條向北去的極目無盡的寬溝。這是德國人挖的。它不再是德波的分界綫了，但它留作爲歷史不公的提醒人的東西。現在，這種不公已被糾正了。

車上很擁擠，但旅客們都極親近可交，而且一個人很快會知道他的隣旁是誰，要去何處而且爲什麼去。他們是行業極不相同的人：政府職員，工人，學生，商人，軍人。他們中大多是西部地區的居民，他們奉政府之召移住到西部地區來，並爲了波蘭開墾這塊收回的土地。

我們和一位鐵路人員長談了一番，他指給了我們那個舊邊界。他是從羅茲來的，他在那裏做紡織工人。一九三九年他與德軍作戰被俘並經受了納粹在監禁時所施的恐怖。當他歸來時他決定在西部地區住下來。現在他在鐵路上工作並很滿足於他的生活。他熱情的說到他的工作和他的新居，在新居的菜地裏有西紅柿和黃瓜，在菓園裏有菓木樹。

從雅窩爾來的一位女教員，從烏洛克勞（布泉斯勞）來的一位工程師，從斯澤辛來的一位中尉和

從瓦爾布吉赤來的一位商人，都以同樣的熱情講着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並充分相信政府期望西部地區移民們來努力進行的任務是正常和重要的。

我們以前來過這些地方，這次可看到業已完成多少工作。生命的脈膊在城鄉強烈地跳動着。工廠的烟窗昇起了烟，人們在田地和菜園裏勞動着，店舖生意興隆，學校，戲院和電影院已經開業了。人們再看不到臂上繫白帶的德國人徘徊於各城的街道上了。很少幾個仍然殘留着，但他們最後的一批在不到今年（一九四七年——譯者）底時都要離開波蘭。

西部地區現已有五百萬波蘭移民。有的來自中部波蘭，其他是從蘇聯，法國，南斯拉夫，英國，甚至印度和巴西遣送回國的。今年要有一萬七千戶從法國歸來。失業是沒有的。國家需要人工作。

開始使我們吃驚的事情之一為鐵路工作的效率。僅在不久之前，運輸還是一個最緊急的問題。德國人在撤退時摧毀了車站，鐵軌，橋樑和車箱。現在普通車和快車都準時開行了。各綫與各車站都在動着。

鐵路員工在促進西部地區的經濟生活方面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在蘇台德山脚，西部地區的南部邊境處有波蘭第二個最大的煤田；瓦爾布吉赤區。該地出產寶貴的焦煤和無烟煤，這是波蘭的鋼鐵工業所非常需要的，但波蘭在以前並沒有它。瓦爾布吉赤的煤是當地數種工業——鐵，玻璃和陶器工廠的基礎。此外還有紡織工廠和鞋子工廠。

當我們乘汽車經過這個工業地區時，我們看到了很多關於西部地區生活的東西。

大道穿過小城鎮和鄉村：雅窩爾，諾窩西奧爾基，考的爾……路標指着方向。到處的路都在重修，於是我們不得不繞道而行。為了公路與交通的重修和發展刻正按照三年計劃撥了巨款。

平原漸漸走盡，前面展開一片起伏地，然後又是小山。這條道路時常曲折的，有些是避免過大坡度的U字形彎路。我們到了蘇台德區。

瓦爾布吉赤城伸展在山脚處成一長帶形。到處可看到烟囪、工廠大廈和工人宿舍。

瓦爾布吉赤早已有多萬的人口。他們大多在煤礦裏工作，其他的在工廠裏工作。該城有一所中學，一所商業學校，一所礦務學校和一所音樂學校。一般說，教育和文化機關正在西部地區廣泛地發展着。西部地區已有約五千所的小學和中學校，數所高級教育機關，八百零二所公共圖書館，十家戲院，八十六家電影院和三十三處博物館。

恢復瓦爾布吉赤的工作正在進行。電車和公共汽車聯繫市中心與礦山和工廠，這些礦山和工廠分佈於距離市中心足有六哩的周圍。

比亞萊。卡棉煤礦是波蘭最大煤礦之一。該礦約有七千員工。該礦經理波勞維茲，一位礦務工程師，是戰後從波蘭軍隊中復員的。煤礦被有效率地經營着，生產計劃也在完成中。礦工實行累進的按件工資和分紅制度。有些礦工生產了超過每日產量定額的兩倍到三倍。青年礦工們爲了更高的產量正展開着競賽。

有一千多礦工以前在法國做工，他們是戰前移住到那邊去的。在往年許多健康的青年人每年要離開到旁的國家去尋找職業，因爲在國內無人使用他們的勞力和才能。有些已經回到波蘭來的工人曾離開了有二十五年之久。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工人們發覺有人在注意他們的生活狀況和知識的要求。從遠古時代起就無人關心工人們怎樣地生活，他們的孩子是否上學，他們是否在酒店以外還有其他能消耗閒暇時間的地方。現在工人與其家庭的生活和利益乃是行政和職工會所關心的事情。礦工每年有假期，工齡十年的礦工

假期則有一個月之久。他可以在今天對他第一次可能使用的療養院和休養所裏度過他的假期。鑛上有爲女工的兒童設備的托兒所。工人俱樂部有一個可容納六百人的劇院。還有鑛工體育協會和音樂戲劇協會，它們舉行定期表演，最近演出了名爲『城郊的皇后』的短歌劇。

七月三十一日拉達，那羅多瓦城舉行一個授獎大會，會上比亞萊·卡棉，包來斯勞，維克多里亞及其他鑛山的優秀鑛工們被授給政府頒發的獎章。

該鑛設有蘇波友好協會的分會。該分會有大量會員，主席是一位青年工程師。該會經常舉辦關於蘇聯的演說和座談會並放映蘇聯影片。

在其他城鎮和鄉村，在工廠，機關和工人組成的教育機關也看到同樣的分會。

烏洛克勞是下西里西亞的維窩得什普的經濟與行政中心，是西部地區的最大城市。這個城受到很大破壞，但它正在恢復並已有了二十多萬的居民。每天早晨汽笛齊鳴告訴人們說該地的工廠已經恢復並且開工了。十條路綫的電車把工人和學生帶到工廠、機關和學校去。

烏洛克勞的光榮是國家造車工廠，該廠每月出產九百輛煤車，此外還製造鐵路客貨車與電車。該工廠設有一所技術學校，學生有六百名，年輕的技術人員便在該校受訓。

烏洛克勞有大學、工藝學校、商業學院和藝術學校，它在成爲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

我們可以親眼看到一個在全國展開的有力的運動：政府和公共團體進行反對非法牟利與高漲物價。已組成委員會檢查私營與合作的商店，並對非法牟利者與破壞限價者提起訴訟。政府經營的商店已經開業，這裏的貨物是按定價銷售的。

是在七月底（一九四七年）的時候，人們在道路兩旁的地裏積極進行着收割。人們用機器和鐮刀收割莊稼。青年和老年都在地裏工作。

爲了將這些土地恢復成耕地需要付出多大的人力呵！去年（一九四六年）種了一百七十八萬公頃；今年將要收割三百二十萬公頃的莊稼，明年將耕種更大的面積了。

移民們正在做着所有這些工作。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約有五十萬戶從事個體耕作。他們把全部力量施用於土地上。時常沒有牲畜和充足的農具，他們依然全力耕種他們所有的土地。當然政府儘全力給予以幫助：政府供給種籽並組織機器——拖拉機站，這些站今年已有七千架拖拉機了。

在維爾考維斯鄉村周圍有一百三十二個農場。第一批移住來的是揚·安托考維茲，卡羅·約基茲，佛蘭西傑克·馬基耶維茲，斯丹尼斯拉瓦·佛羅爾卡與揚·德卡茲。他們攜帶家屬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到了這裏。他們見到這個村莊一片荒涼，房屋被毀，窗子也被打爛，這都是撤走的德國人搞的。他們找了幾間小房，把它們修補好，於是就開始工作。不久旁人也來到。新的生活接着便開始。

有五十個波蘭軍隊的復員士兵和他們的家屬住在維爾考維斯。前上士官安德雷吉·勞溫斯基是從蘇聯境內的科西亞斯柯師團裏開始過他的戰鬥生涯。他參加了向柏林的進軍，曾兩次負傷，獲得九個勳章。他被分給了四間房的宿舍，現在又有了一頭牛和數隻豬。

分配給維爾考維斯村的九百五十八公頃土地全部都在耕種着。總計該村農民有一百二十四頭牛和七十八匹馬。

許多男人和女人在地裏工作着，他們不像是屬於農民階級。他們是城裏人，是來幫助秋收的。職工會組織工人和職員的志願隊來幫助農民。有的只在星期天來，有的則作較長時期的幫助。

今年春天氣苦了移民們。冬季農作物遭受了霜災和水災。許多部份的地不得不重新耕種。現在，地上稀疏地散佈着矮小的稈麥。穀物收成很少，波蘭報紙說這顯然地不足以供給人民的需要。

因此波蘭人認為美國務院決定剝奪總給波蘭的款項是非常不公平的事。甚至最近訪問波蘭的、以哈里遜上校為首的、由美國專家組成的委員會，都承認波蘭需要種籽、肥料、糧食和藥品諸方面的援助。

國務院的決定在波蘭輿論界看來是一種政治壓力，用來報復波蘭不認可參加巴黎會議並毫無怨言地受馬歇爾計劃的束縛。

英美報紙對波蘭政府和波蘭人民散佈惡意的捏造也許是比對被英美反動派極為痛恨的其他新民主國家還厲害。例如，赫斯特系的文丐們斷言西部地區將走向痛苦與毀滅，並說波蘭人民在這裏不能適應。這些論調是諷刺關於波蘭西部疆界的波茨坦決定需要修正。國際反動派這些奸詐計劃的無根據和徒然無效已被波蘭人民在西部地區發展的廣泛與勝利的建設工作所暴露無餘。他們不只在這裏建築、耕種、挖煤。他們在創造一個他們國家安全的保證，一個防止西方新威脅的堡壘。

（白林譯自新時代週刊三十七期——一九四七年）

實行兩年計劃中的捷克斯拉夫

許多報導表明，捷克與斯洛伐克，在蘇軍的援助下，從德國侵略者手裏獲得全國解放之後，於依照新的民主的路綫復與其經濟文化途中，正作着飛躍的進步。它們正根據在國內實行的社會和經濟以

革的基礎從事戰後恢復工作。

捷克斯拉夫人民像在工業出產上有着上昇所證明的一樣，正以飛快的速度用他們的通常能力和工業，恢復着他們的國民經濟。一年以前，煤的生產就已經恢復到戰前水平（一九三七），而褐炭已超過那時的紀錄。從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十二月，每月銑鐵的產量幾乎上昇了百分之八十，達到了九萬八千噸的數字，鋼的產量上昇了百分之四十六。鐵路的恢復得到了特別注意，因為捷克斯拉夫到戰爭結束時，各種鐵路車輛損失了百分之七十五。在一九四六年，機車與鐵路車輛的生產比一九四五年增加了數十倍。到一九四六年夏，鐵路工作特別是在捷克各省——已大半再度組織起來。一九四六年在農業、貨幣穩定及對外貿易發展方面也獲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一九四六年底，捷克斯拉夫已與二十個國家恢復了貿易。

總結一九四六年所獲得的復興成就時，捷克斯拉夫政府總理哥特瓦爾德於其新年廣播文告中說：『從經濟觀點來看，去年的最佳成就就是我們能順利地爲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的兩年計劃奠定了基礎。』

兩年計劃和順利彌補戰爭創作的的主要條件是戰後的社會與經濟改革：基本工業部門、銀行與保險公司的國有化和第一階段的土地改革（沒收德國和匈牙利地主的土地，以及與德寇合作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地主的土地）。

採取一個全國性的捷克斯拉夫復興和發展的兩年計劃的提案是一年前首先在國民議會提出的。議會隨着即批准了該計劃的主要大綱，三個月後，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國民議會與貝奈斯總統批准了捷克斯拉夫兩年計劃的法律。

這一計劃不僅包括已國有化的工業，也包括合作社與私營的國民經濟部門。該計劃要求工業生產

要超過戰前水平百分之十。特別注意輕重工業的恢復和發展。運輸與農業機械工業佔着顯著的地位。煤的產量到一九四八年年底要比一九四六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一；鋼鐵產量要提高百分之三十六至三十八；電力百分之三十五；拖拉機百分之五百五十；卡車百分之三百七十；鐵路車輛百分之一百五十；機車百分之百。農業在一九四八年將恢復戰前水平，要生產二百六十七萬噸穀物。

兩年計劃的資本投資已定為七百億捷幣，其中二百二十億指定給斯洛伐克。這筆款項將使目前還是以農業爲主的斯洛伐克工業化。

兩年計劃的實現將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標準。

現在計劃的頭六個月已經過去，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正滿意地回顧迄今所得到的成績。頭半年的計劃已被超過，完成了百分之一百〇一，有許多部門甚至更進一步地超過了它們的定量。例如鋼鐵的產量幾達計劃的百分之一百〇八。

兩年計劃的主要數字是於一年前哥特瓦爾德的計劃演說之後由捷克斯拉夫國會批准的。當紀念這一重大的日子時，捷克斯拉夫報紙力稱，適合人民利益與希望的哥特瓦爾德計劃已贏得人民的擁護。

論及過去一年間所作的進步時，捷克斯拉夫報紙刊登了許多關於該國經濟發展的材料。下面有一些突出的數字：

	一九四六年六月	一九四七年五月
煤(噸)	一、〇四四、〇〇〇	一、三二三、五〇〇
鋼(噸)	一四五、〇〇〇	一八九、〇〇〇
鞋(雙)	二、四〇二、〇〇〇	三、四七四、〇〇〇

在恢復該國的經濟中得到的第一個成功使捷克斯拉夫政府能够保證了改進勞動人民地位的措施。工人與僱員的工資比去年提高了。六月二十六日國民議會已批准了減少工人與職員所得稅一半的法律。捷克斯拉夫的勝利的經濟復興和發展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誰也不用澈底分析形勢，即能談出下面三個主要原因：

一、人民民主政府的聲望，像我們從驚人的人民勞動熱情中所能看見的一樣，這個政府已勝利地團結了人民的力量去進行戰後的恢復。這在「人民爲他們自己工作」的口號下已被證明，這一口號是極其流行的。

二、政府的正確的內政外交政策，旨在加強國家的經濟獨立與主權，這一政策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

三、捷克斯拉夫與蘇聯及其他東歐南歐國家，特別是與波蘭和南斯拉夫的經濟文化合作，這種合作是基於平等和互相尊重每一國家的民族及經濟獨立的。

（丙生譯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莫斯科新聞）

捷克職工會——社會主義的學校

捷克職工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薩波托斯基作

在第二次大戰前，捷克的職工運動很不統一，僅在共和國從納粹手下解放後，許多的職工聯盟及數百個小工會才合併爲一個單一的強大的職工總聯合會。

職工會在反納粹侵略者的鬭爭的最後階段中起過重大的作用。工廠委員會及職工會中央委員會，把挽救共和國的工廠及運輸工具視為己責，並且採取行動使不受德寇毀滅隊的破壞。其後，職工會隨即接管工廠，清出給納粹服役的叛徒和「合作者」。

工人根據職工會的建議，在職工會領導下組織了志願隊，維持運輸，協助收割，恢復煤礦的開採，重建被炸毀的工廠。人們將會記住，在戰爭最後的階段，在比爾森的龐大的斯科達機器工廠及布拉格的捷克——摩拉維亞工廠在美國的空襲下遭到嚴重的破壞，這對我們的工業是個重大的打擊。自從國家解放後，職工會一直極力提倡工業國有化。當某些政黨領袖仍在爭論國有化的步驟與範圍時，職工會已經擬就對這方面的要求。職工會的態度在解決這個爭端中起着重大作用。

捷克共和國臨時政府頒發了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四日經總統簽署的國有化法令。全部重工業、軍需工廠、銀行、保險公司及輕工業中一些工廠都成為國家的財產。這個措施得到數百萬工會會員衷心的贊成與支持。

一九四六年四月職工會首屆大會上通過一項建議，宣稱工業銀行國有化已為充份利用新式技術，為有計劃地發展整個國家經濟體系，為合理使用勞動而達到最大生產力廓清了道路。宣佈職工會最迫切的任務是恢復與提高生產，出產更多更好的貨物。

因此首先要求恢復勞動紀律，在佔領期間紀律是很差的，對生產的態度開始慢慢改變了，注入對國家和社會的職責與負責的精神。

職工會非常積極地參加實行哥特瓦爾德政府製就的兩年計劃，是很自然的。第一年的計劃不僅說明了兩年計劃行得通，並且顯露出捷克的勞動人民極有志於實行這個計劃。爭取完成兩年計劃的運動幫助了職工會培養其會員的社會主義精神。

我們工人的熱誠努力已得到很顯明的結果。整個一九四七年計劃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九，一九四七年底，捷克工業生產已達到一九三七年的水平。其意義幾難估價，只要回憶一下，第一次大戰後捷克費了整十年的功夫才回復到戰前的生產量；現在情況雖更複雜，而我們却在兩年半內完成了這個工作。

一九四七年是考驗共和國國有工廠的一年；它們都勝利地通過了這個考驗。典型例子是斯科達工廠，它完成了全年計劃的百分之二〇六·二。某些項目完成得更多。例如電動機及輪電就完成全年計劃的百分之一百二十，鑄鋼百分之一百卅二。全個工廠在戰爭中被破壞的各部份的恢復與重建工作均已完成。

職工會的廣泛教育工作得到很好的效果。工人勞動生產力的逐漸提高首先說明了對生產的新態度，工人們直到現在才首次不是爲了充實少數資本家的口袋而工作，他們是爲了自己的利益，爲了共和國而工作。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每個工人每小時的平均生產值五十·六二個格魯寧（捷幣名——譯者）；到一九四七年六月已達一〇二·八格魯寧。這樣，勞動生產力未及一年即提高了一倍多。

捷克的統一職工會包括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工人，他們應首先注重斯洛伐克的經濟發展。斯洛伐克過去是共和國中最落後的地區。斯洛伐克的缺乏工業發展妨礙了斯洛伐克人民的社會進步，有助於反動派的陰謀。生活標準在斯洛伐克是驚人的低，長期失業驅使千千萬萬的人們離鄉出國。

哥特瓦爾德政府的兩年計劃規定了斯洛伐克工業化的廣泛步驟。例如，工廠要從捷克北，遷移到斯洛伐克。在今年年初就已經有二百十三家工廠遷移到斯洛伐克，其中有五十多家冶金廠，四十九家紡織廠，四十九家木廠，幾家化學工廠和紙廠。已有一萬六千斯洛伐克人在這些工廠內工作。首屈一指的捷克工廠亦將於短期內在斯洛伐克開設分廠。這將幫助提高斯洛伐克人民的物質、文化水準，予

反動派以更沉重的打擊。

應該指出，在實行兩年計劃中會遭遇嚴重的困難，包括反動工業家的頑抗。工廠仍屬私營的食品工業就未能完成計劃。建築公司的工作很糟，這不能只怪缺乏勞力和物資。不能實行計劃的工業正是那些完全沒有國有化的工業。

去年的旱災也增加了很大的困難。一九四七年的歉收是我們百年來農村中最壞的一次。捷克本土的穀類、土豆及蔬菜的收成比一九四六年幾乎減少了一半。天災自必延遲了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進度。

在人民的民主下，隨着勞動生產力與生產的提高，工資亦逐漸增加。一九四七年六月工人每小時平均工資為十七·四五格魯寧，而一九四六年中是十二·十六格魯寧。農莊的復興與機械化使我們有早日脫除糧食困難的可能。

歉收阻礙了這個有利的發展。職工會面臨的任務更為困難。但我們工人認識到，目前的困難是暫時的，即將要過去的。我們的人民很快就會克服它們的。以工業著名的我們的人民將以一切方法來加強共和國的力量。

捷克反動派在外國帝國主義支持下，正企圖利用由旱災造成的暫時挫折，在人民中散播不滿的種子，煽動他們反對政府及統一的職工會。某些政黨選定在一九四七年加緊對統一職工會的進攻不能當作是偶然的事。公開攻擊我們『不民主』和『別有心腸』，是『一個政黨的禁脔』等等。所有這些罪名是很無稽的。最好的回答是職工會隊伍的日益壯大——這是工人階級本身提出的一個答案。

職工會現在是捷克共和國中最強大的羣衆組織。會員的入會純粹出於自願。職工會現擁有智力、體力勞動的會員二百餘萬，包括公務員。每月平均有三萬到四萬新會員入會。引起捷克反動派忿怒的

就是這點。致力於社會主義與民主的理想的力量大職工運動是一切反動計劃的障礙。一些死頑固曾經深深留戀着過去，當時職工運動脆弱而分散，但那些歲月永不復返了！在鬭爭和生產奮鬥的經驗中成長起來的捷克職工會將不屈不撓地執行它的使命；它日漸成爲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學校。我們職工會支持那些始終奉行在科息斯通過的民主改革綱領——導向社會主義的人民的民主綱領——的政黨與領袖。對工人階級懷抱惡意的人們所虛構的罪名不能使捷克的勞動羣衆離開這條道路。勞動人民知道：只有共和國向着社會主義發展，他們才能够在勝利完成國家使命後把自己的生活水準更提高一步。

捷克職工會從一切內外進攻中保衛與培植它的統一。這個統一必將保持下去。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迄今爲止，每次職工大會在職工活動的主題上均獲一致的決議，不管代表們屬於不同的政黨，具有不同的政見。

捷克職工會與世界民主職工運動有着密切的聯繫。晚近國際職工運動的統一成爲工人階級敵人狂暴進攻的鵠的。只要記起這件事就夠了——法國職工會右翼的分裂陰謀。英國職工領導中亦有分裂的傾向。

使人奇怪的是，爲什麼英、法的職工領袖如狄金及石屋等會走上分裂的易於傾覆的危險道路。他們自己不久以前曾幫助促進職工會的統一。主要的答案是在某些西歐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活動的增加中。他們準備把各民族的利益出賣給美帝國主義。美國壟斷資本家的壓力，他們所正在肆行的勒索，以及他們答應的「援助」，完全是企圖阻止歐洲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因此由於強大的職工會是這些侵略資產階級的重大阻礙，「美國黨」乃熱中於促使職工會分裂、軟弱及寡助。

毋庸置辯，在那些接受美帝國主義及反動的侵略與擴張的國家中，職工會的統一正受着威脅。但在那些勝利地反抗此一帝國主義壓力，加強自己的政治經濟的獨立，堅決追隨有利於人民大眾的基本

社會改革路線的歐洲國家中，職工運動的統一是更爲結實了。職工會及其在勞動人民中的威信均日益壯大。

捷克職工會憑着本身的經驗，知道工人階級的團結的價值有多麼大，它將以一切方法來保持世職陣容的鞏固與不可分裂。在堅決執行鞏固捷克人民民主政權的工作中，我們將與那些擁護工人階級的友愛及國際合作的人在一起。

四八年一月，布拉格。

（黃炳輝譯自『新時代』第五期——二十八、一、四八）

布拉格的農代大會

——記者通訊——

V·米道夫作

（一）在斯洛伐克的偶遇

去年秋天我們曾訪問斯洛伐克。寒冷的天氣已經來到，但日子却仍是美麗的而且充滿着陽光。農民正進行冬季作物的播種和秋耕，在那些地方冬季作物的下種是比較遲的。

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東部，約佔全國面積的三分之一。你可以在兩三天內由東到西從南到北把全區走過。在很短的時期內我們便遊遍東部南部中部以及與摩拉維亞交界的地區。無論我們走到那裏，田地都分作狹窄的小長條。在捷克和摩拉維亞我們也看到同樣的景象。在這些分成小長

像的田地間，每隔十五到二十公里便是範圍廣闊聯成一片的一個大田莊。在這些大田莊上，拖拉機與着新式的播種機，軋軋的聲音響徹空際。偶然過路的旅客，都與緻勃勃地看着這些廣闊的田莊和機器，並且對本地的農民羨慕不置。

在諾威桑基這座小城附近，我們在與一條條田地相毗連的公路上停下來。在一條田地上，一個耕地的農民正緩緩地向我們走過來。他是一個年長的斯洛伐克人，嚴肅，多思想，他的臉上刻劃着辛勞的皺紋，我們最初招呼他時，他的語調是不友善的。但當我們告訴他，我們只是停下來歇一會抽支烟的過客，他便喜歡說話些了。他告訴我們，他的名字是陶瑪賽克。

「這是你的地嗎？」我們指着他正耕着的一條地問道。

「是。」

「你有多少地？」

「四公頃（註：每公頃合一萬平方公尺），而且雖然只有這一點，還是四下分散的。」

「那邊的地是屬於拉斯羅的。聽說過他嗎？」他遙指遠處。

「這裏不是實行過土地改革嗎？」

「實行過，可是我們沒有得到一點地。甚至在戰前第一次有共和國的時代，先生老爺們便製訂過土地改革的法律，但他們只爲自己保持土地。有人說杜利斯部長想給我們土地，但政府裏其他部長不讓他這樣幹。」

陶瑪賽克告訴我們，斯洛伐克民主黨會怎樣欺騙農民。在選舉期間，它答應給農民土地，但投票一經結束，它的候選人一經選出，它便把一切諾言都拋到九霄雲外。談到該黨領袖烏爾新尼時，陶瑪賽克說：

「很容易看出烏爾新尼在政府裏保護誰的利益，拉斯羅的還是我們的……對這些人，我們且再聽他們一會兒。」他接着又說道：「我們將要到布拉的斯拉發去，要求給我們土地。假如得不到滿意的答案，我們便去布拉格。假如再得不到幫助，我們便要自己動手分地了。」

偶然遇到這位一語道出整個土改問題的斯洛伐克農民，使我們留下深刻長遠的印象。當我上月終參加農民代表大會時，我回憶陶瑪賽克和他的嚴肅決心，好像在眼前一樣生動。陶瑪賽克沒有得到斯洛伐克民主黨的領袖們所允諾的土地。現在，和幾千農民在一起，他到布拉格出席農民代表大會。

(二) 斯拉夫大廈中的農民

大會歷時兩天，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斯拉夫大廈大聲囂囂像個打翻了的蜂窩。大廳、走廊、陽台，都擠得水洩不通。已經聚集的代表已有四千多名，但農民的專使仍絡繹不斷地前來。大會的籌備人員不得不採取緊急辦法以容納全體代表，他們決定借用布拉格最大的留瑟娜音樂廳。擴音器在這裏裝起來，以使這裏的人們傾聽了在斯拉夫大廈中進行的大會。

但不僅留瑟娜音樂廳在傾聽斯拉夫大廈。全國都在傾聽由無線電播送到四空的大會進程。千百萬農民圍着收音機。在全國總農會中央委員會號召下，莊稼人到布拉格聚會，討論他們自己的需要和目前正激動着全國的國家大事。

農民、羣衆領袖、和政府的部長們站在斯拉夫大廈的講台上。農民和各部長心心相印地說着話，這在捷克歷史上還是頭一回。他們不但討論如何分地，他們還談到必須做什麼，才能使國家成爲一個

堅強的真正爲人民所有的國家，才能保衛自己的國家使慕尼黑不再重演。

主持大會開幕式的全國總農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庫蒂斯，提請他的聽衆注意人民剛剛經歷過的歷史性的日子。反動的叛國案已經暴露，反動派的陰謀已被擊碎。庫蒂斯談到農民應該得到的土地，談到人民的新的自由生活。

哥特瓦爾德總理代表政府歡迎農民代表，他把最近的事件和祖國陣綫新政府的計劃報告給大會。他向農民保證，新政府將滿足工廠委員會暨職工會的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所載的一切城市勞動人民的要求和願望，及聚集在農人大會中的鄉村勞動者的一切要求和願望。哥特瓦爾德提請聽衆注意，工廠委員會暨職工會的代表大會提出農村的需要：他們會要求實行土地改革把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

當哥特瓦爾德演講時，我們坐在代表中間。從周圍代表的評論中，可以很明白地看出農民羣衆充分認識到工人農民偉大聯盟的意義。

農業部長杜利斯在大會上發表最主要的演講。爲了能正確估計他的演講對於農民的意義，我們有必要對捷克的土地問題作一個概略的認識。

捷克是一九一八年在奧匈帝國崩解後建立起來的，在奧匈帝國時，大部份土地和森林都屬於匈、奧、德、捷的地主。獨立的捷克建立以後，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統治集團在農民不斷壓迫下，屢次答應實行土改。然而在一九二〇年實行土改時，只有很小一部份土地由大地主手裏買出來交給了農民。

在一九三〇年，捷克有一百多萬農家其土地不足五公頃。這些農家的土地共爲一百八十八萬公頃，相當全國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三。有二十四萬農家其土地在五至十公頃之間，其總數約爲全國耕地的百分之二十。有五萬七千農家的土地在二十至五十公頃之間。其他的土地約佔全國耕地的百分之四十

三，都屬於其總數在全體土地所有者中僅佔百分之二的大地主。在一九三〇年，捷克有六十六萬農業工人給地主富農種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捷克解放之後，德國地主富農以及賣國賊和戰犯的土地，都在一九四五年六月總統的命令下收爲國有。約有一百七十萬公頃土地交給了農民。但在所要求的土地中，這只是很小的一部份。一年前，農業部長杜利斯提議實行新的土地改革，並提出很多幫助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

這一建議的切合時際，可從下列事實得到證明：即甚至到現在，還有五十萬以上農家其土地在一至五公頃之間，尚有二十萬以上農家其土地在五至十公頃之間。同時，每家佔土地五十公頃以上的一萬三千座大田莊，仍佔土地一百四十五萬公頃，這數字約相等於三十五萬家貧農及中農的土地總和。農民羣衆堅持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然而議會和政府裏的人民社會黨、人民黨（即天主教黨）、和斯洛伐克民主黨的代表們，用盡一切辦法阻撓這個問題的解決。

現在，反動勢力已被暴露並遭擊敗，祖國陣綫的新政府答應農民在最近期間實行土地改革，並允許農民將在今年十月二十八日（捷克獨立三十週年紀念日）得到土地。

農業部長杜利斯告訴大會，反動份子會如何在政府和議會中保護大地主的利益。他們曾用盡一切辦法反對把他們的土地交給農民。在很長的時期中，他們阻撓新土地改革法案的通過，在該法案通過以後，他們又阻止其實行。

杜利斯說：「資本家和地主的僕役，過去不斷阻撓我們前進。現在，我們有了保證農民得到土地的政府。土地必須屬於種地的人。新憲法將保證絕不侵犯五十公頃以下的土地所有權。教堂的土地將由國家收購。」

杜利斯繼述農民將得到什麼幫助。他指出：由於僱傭五十以上工人的企業一律國有化，國家將有更多的可能幫助農民。按照兩年計劃，國家將供給農民一萬二千台拖拉機；正在擬訂中的新五年計劃還將再供給三萬五千台。

他說：『五年計劃結束時，我們將在每村看見拖拉機。從今以後，拖拉機和複雜的農業工具將使用在農民的土地上，而不再像過去似地只使用在大田莊裏。』

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在大會上講敘農村的要求和農村對於新政府的期望。這些演講後來都表現在討論結束時一致通過的決議案。在決議案中，農大會表現出完全與城市勞動人民的要求一致，並保證全體農民全力支持祖國陣綫的政府。農大會代表成千成萬的農村勞動人民，宣佈隨時準備回擊國內外反動派的想把捷克從其已經堅決選定的道路上拖開的一切陰謀，這條道路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是與蘇聯及其他民主國家的友誼。

大會要求立即實行新的土地改革，並訂立以幫助農民為目的的各项法律。

(三) 耕者有其田

二月二十九日清晨，十萬多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農民擠滿了寬濶的維克拉夫廣場——這廣場足有半公里長一百五十公尺寬。廣大的人羣，是大會代表以外的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團。他們高舉無數標語和旗幟，上面綴着農民的口號：

『城市與農村的勞動人民是新共和國的主人！』
 『哥特瓦爾德的新政府萬歲！』

『各斯拉夫民族同友愛萬歲！』

『和平的希望與堡壘——蘇聯萬歲！』

羣衆大會的聲音由無綫電廣播到天際。全國全世界都聽到大會的宣言：

『城鄉勞動人民間的合作與了解，是國家繁榮的最好保證……』

『假如我們保持城鄉勞動人民的團結，我們的共和國便是無敵的……』

『工人爲着農民，農民爲着工人，這是我們的口號……』

『全力保證糧食的正常供應……』

捷克國防部長斯沃波達向大會致詞，他的語句由無綫電傳播到地角天邊：

『捷克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在過去在將來，都永遠和人民在一起。……』

『假如我們繼續忠實於與蘇聯和其他朋友的聯盟，我們便必將達到我們的一切目標。』

維克拉夫廣場的羣衆大會和後來在舍捷克各地舉行的示威運動和集會，不僅表示人民保護共和國及民主的意志，而且表示捷克人民決心與走在進步力量前衛，爲和平民主而戰的各民族保持友誼，首先保持與蘇聯的友誼。

一致擁護農代大會決議案的維克拉夫羣衆大會結束以後，農民的代表返回各自的村莊。土地必需屬於種地的人。勞動農民的古老的夢想終於變成了真切的實際。

(一九四八年三月於布拉格)

(陳致生譯自蘇聯新時代雜誌第十一期——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出版)

保加利亞計劃經濟的一年

——索菲亞通訊——

P·巴賓科作

保加利亞經濟發展的兩年計劃，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在國會上通過了。

它的主要目的是克服由於戰爭、納粹的掠奪和連續兩年的旱災所造成的經濟困難。到一九四八年底，農業、工業和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要恢復而且超過戰前產量水平。計劃規定保加利亞工業化，相當地增加電力供應，整頓農業和普遍改善物質與文化水準。

兩年計劃規定農業和工業的增產目標為，一九四七年要超過一九三九年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三；一九四八年超過百分之五十五。

保加利亞人民在實現兩年計劃中表現出最大的熱情。在城鄉的所有工業中展開了勞動競賽。保加利亞最大煤田的波尼克礦工們和南斯拉夫的礦工們競賽；在一九四七年，他們出產了波尼克有史以來最多的煤。在各個礦坑的競賽中，佔首位的是波波夫·道爾坑的西門·季米特洛夫領導的青年小隊。他們在兩年計劃的第一年年底便完成了兩年的計劃，而現在已進入一九四九年的計劃多時了。蘇聯的斯達漢諾夫礦工波里斯金，利用假期訪問波尼克，在那兒表演他的方法。此後，他的競賽者開始比他們自己從前的產量增產五、六倍。

在全國的競賽運動中，與波尼克礦工們旗鼓相當的是紡織工人。在發那的國營「五一紡織廠」終於成爲名符其實的管理多部機器運動的學校。運動是由織工瑪露莎創起的。紡織工人說：「現在我們

有許多的瑪露莎。」的確，紡織工人羣衆已經參加這個運動。年青織工瓦爾班科瓦現在管理十二台織機。A·季米特洛瓦，C·伊力也瓦，G·亞甫斯多洛夫和M·卡琳諾娃各人都管理八台織機。單是在「五一紡織廠」，突擊工人管理一台以上的機器的結果，空出了一百八十人去幹別的工作，同時又增產了百分之十。

由帶頭工人發起，許多工廠每天的產量都增加了。缺班的現象銳減，勞動紀律有了改善。

「現在我們的工作不是給資本家賺錢——我們是爲了改善全保加利亞人民的生活情況，換句話說也是爲了我們自己而工作。因此沒有不好好幹活的想頭」。這樣的談話可以在任何工廠、工場的工人間聽到。

在菲利波波里斯（原名普羅甫狄夫）、斯利文、加布洛夫、布加斯和其他城鎮的工廠裏，勞動熱情高漲。在加布洛夫，作者聽見一位參觀者問一個十九歲的突擊工人L·伊力耶娃：

「什麼使得你這樣苦幹？」

她回答說：「你怎會這樣問呢？還用說，我實現自己對完成兩年計劃應負的責任。它對我們是多麼的重大啊！」

想了一下，她又說：

「我們必需大家來幫助建設我們的共和國，她還是很年青的呀！」

這種對於祖國（再也不是繼母！）的命運的責任感，是今日保加利亞生活的最真實的表現。人民在政治上已經成熟了，更勇於判斷，而且認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一些訪問保加利亞的大西洋彼岸記者，驚奇地發現工、農羣衆竟這樣熟悉國際時局，特別是英美對人民民主國家的態度。最初，這些記者打算把這種顛通人士稱爲「共產黨代理人」。但後來，發現這種「代理人」佔了他們訪問的羣衆

的絕大多數，便決定了最好還是根本不報導這個問題……。

保加利亞的計劃發展的第一年成績怎樣？

它在恢復和發展保加利亞的國民經濟上獲得了重大的進展，雖然有由一九四七年的歉收（連續的第三年歉收）造成的嚴重困難。一九四七年的工業生產，超出戰前（一九三九）的百分之三十·五。煤增產百分之八十。電力生產為四萬萬八千八百萬瓩時，比一九四六年超出五千八百萬瓩時。

在估計一九四七年的經濟成績時，必須記住兩個情況。首先，計劃是直到四月一日才批准的，因此一九四七年只剩下了九個月。其次，計劃發展受到這個事實妨礙，即全部工業企業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私營的，工業國有化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才完成的。因此，兩年計劃的頭一年是新的、民主的保加利亞的國民經濟發展上，起決定性轉變的一年。

私營工業國有化，使得祖國陣總政府控制了經濟的樞紐，開闢了保加利亞經濟發展的新前途。

緊接着工業國有化後的頭三個月，完全用在遵照着全新的路綫，和符合於迄今保加利亞所未聽過的原則來改組工業的。這也是一個廢除舊生產關係的時期，一個必需建立起對勞動和國家財產的新態度的時期。不管怎樣，這三個月工業生產比一九四七年同期的生產幾乎超出了百分之二十。

國有化工業的改組還未全部完成。現在已進入類似企業合併的階段。這樣，二十多家小規模機器製造廠已併為一個大工廠，其他這種工業的工廠將併成三個大廠。這個措施的結果，將增加產量，改善品質和減低成本。

其他的部門也正進行同樣的合併，例如化學、木材和紡織工業等。當改組完成時，工業企業的數目將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但剩下來，將是大規模的和更新式的，更能適應國家日增的要求的。

進一步增產，不僅要求現存的工廠要全力經營，利用一切資源和可能來增產；更要求建築新

工廠、工場和發電廠。計劃規定，在一九四八年內要興建二六五所新的工業建築，最重的是肥料廠、一所鋼鐵廠、一所硫酸廠、一所蘇打廠和一所木材化學廠。今年也可以看到巴爾幹最大的窩爾琴水泥廠竣工。該廠年產優等水泥三十萬噸。它的第一部份已經開工。

青年在新保加利亞建設中起着重大作用。俗語說，青年是國家的未來。一個優美的未來——一個同樣優美的現在。保加利亞青年會與法西斯主義搏鬥；在德國佔領的當兒，他們站在游擊隊的行列裏，而今天，他們站在國家勞動努力的前列裏。

當保加利亞青年組織第二個兩千人的青年大隊時，兩年計劃還沒有通過。向斯塔拉·柏利尼那羣山出發，這個大隊開始建築一條橫穿海恩波茲山隘（後改名青年山隘）的公路。

海恩波茲，又叫熊道，是個長滿了蒼老的山毛榉樹和峭崖遍佈的荒涼去處。很難想像到人們的腳會踏到這片荒地上。今天，熊道是保加利亞最幽美的公路之一。它把從南到北，從多瑙河到愛琴海間的距離縮到最短。

這第一個大隊的創舉，發展為保加利亞青年中廣泛的愛國運動。

一九四七年初，民主青年聯盟中央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規定組織一個五萬志願者的國家建設大隊。但是急於幫助建設人民共和國的青年男女，遠超過五萬人以上。這個大隊很快便增加到八萬六千人。隊員們叫這個大隊做「喬治亞·季米特洛夫（保共領袖及保加利亞總理——譯者）大隊」。

大隊領袖P·潘涅夫原是游擊隊的少校。現年才二十八歲，但是過去的生活却很曲折。當他參加爭取民主保加利亞的鬥爭時，他還是個學生。後來被法西斯法庭缺席判處死刑。而現在，他以和法西斯匪徒鬥爭的同樣飽滿的精力，投身到和平建設的勞動裏去。他先後榮獲「人民自由勳章」和「勞動勳章」。

一九四七年，青年大隊敷設了聯接波尼克和窩老伊克的鐵路；架起了庫利洛到菲利波波利斯的電力綫；開鑿三十公里的灌溉渠；修築二十五公里的公路和一六五座橋樑。這個在閒暇時所做的自願勞動，據政府估價達保幣十一億三千三百八十五萬七千利瓦。

今年，保加利亞青年已決定向國家獻出二十五萬名志願建築者。這支愛國青年的大軍將繼續新工業城市——季米特洛夫城的建設；完成路西查、高柏林加及其他貯水池，修建羅維區到特露安的鐵路，馬薩德刺到普利佛那的電力綫，修築新路和改變河道。

保加利亞農村也在進行着劇烈的民主改革。土改中，有十二萬五千公頃土地分到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手中。農民開始成立合作農莊，正施用改良的農作法，灌溉，並轉向耕種新作物。

兩年經濟計劃要求大力改進農業——保加利亞國民經濟中最大的部門。舊法西斯政府的反人民政策 and 德國侵略者的掠奪，把保加利亞農業減縮到毀滅的地步。連年的旱災帶來了更多的困難，妨礙着復興的進度。因為這些，一九四七年的計劃只執行了百分之七十五，而整個農業生產僅超出一九四六年的百分之九。可是它到底還是超過了一九四六年！

今年的農業發展因此是一個這樣特別重要的問題。政府正着手一連串的邊烈措施，以增加土壤的肥沃和改善農民的景况。

防旱鬭爭，一個很重要任務，正以建築許許多多的貯水池在進行着。在高柏林加鄉村附近的吞特沙河上已經建築了一個大貯水池。通過一條特設的灌渠，它將灌溉斯塔拉·索戈拉平原上的三萬四千公頃田地。在路西查正在建築的另一個貯水池，將灌溉多瑙河平原的二萬三千公頃土地。這些貯水池，再加上在塔斯保茲、土布爾尼查和全國各地的數十個小貯水池，將貯蓄起數百萬立方米的水。這個方法的運用，將使保加利亞永遠脫離了遇旱的危險，並將增加收成。

山溪將轉動現在在建築中的電站的渦輪。便宜而又充裕的電力，將減輕保加利亞農民的沉重勞動，給他們的家裏帶來光明。

不毛地區的灌溉和沼澤的排澇，將擴大耕地區域。當現在在建築中的化學肥料廠完工時，保加利亞農業將得到增產的新可能。國家現正開始製造農業機器和用具。機器和拖拉機站正在建立起來，將有七十個這種站參加一九四八年的收成。從蘇聯來的聯合收割機已出現在田野上。

人民的祖國陣綫政府向新農業合作社伸出扶助的手。這種合作社現已達五九七個，社員有四萬六千五百六十七人，耕種土地二十萬公頃。即使在去年氣候惡劣的條件下，他們的收成比個體農民還是多出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合作耕種在保加利亞是根據自願而組織起來的。一個農民參加農業合作社時，把他的土地租給合作社，但無需放棄他的地權。田地集體耕種和收割，全部收入按照各人所做的工作比例分配。此外，每人還得到他的土地、牲口和工具的租金。

正月底，菲利波波利斯區賴茲浩武——塔納拉農業合作社社員開會總結一年的工作。該社有三百五十三個社員，耕種土地九百公頃。擁有一部拖拉機，牛馬各六十頭。主席P·第諾夫在報告中宣佈，一九四七年全年收入為七千三百萬利瓦，原計劃為四千九百萬。每個社員的所得比單個人在同樣土地上勞動所得的多好幾倍。

差不多所有的農業合作社都組織了牧羊、養豬和家禽部。一百五十五個合作社設有牛奶房。保加利亞的合作社已經引起鄰邦——南、阿、羅的農民的注意。

保加利亞職工會，「文化勞動小組」的創始人和組織者，給農村很重要的幫助。「文化勞動小組」在去年訪問村鎮六萬零八百五十七次。這些小組包括數十萬工人、機械士、工程師、農藝家、手

藝人和知識份子。他們貢獻給農民的勞動，估價幾達二十億利瓦。

祖國陣綫政府拿出很大的注意力來發展職業訓練——對熟練工人、工頭和機械士的訓練，這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很主要的。

在村鎮設立了的各種學習班、閱覽室、圖書館和俱樂部的廣泛分佈網。政府人員、各黨的領袖、科學家、藝術家和文學家經常向羣衆作各種報告和講演。書籍的出版量和報紙流通量增加了好幾倍。人民非常愛好藝術。歌劇、戲劇、音樂和電影都吸引了許多的觀衆。七個新劇院和一個新歌劇院開幕了，新的交響樂隊正在組織中。業餘藝術也在廣泛地發展着。如是，「全國工人聯合會」在各方組織內，擁有五百個合唱團，二百六十二個劇團，八十七個樂隊和一百三十四個管絃樂隊。

保加利亞今天是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她的自由的人民正建設自己的經濟、文化生活，並在科學與藝術上前進。

保加利亞人民正以他們的英勇勞動，來發展和鞏固他們國家的經濟獨立。他們準備拿出一切的勞力來保護國家的主權。

前途仍然有許多困難；但這些都是成長、發展和進步中的困難。相信自己事業的正義性的人民，將無疑會克服這些困難的。

索菲亞，一九四八年四月。

（無我譯自「新時代」第十七期——一九四八，四，二十一）

保國工會爲建設新國家而鬪爭

保工人總聯盟主席
保國民議會議長

R·達米亞諾夫作

保加利亞最初的職工會成立於前一世紀。但職工會活動得到自由天地只是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以後，當時君主法西斯獨裁已被推翻，政權轉到了組織於祖國陣綫中的工農手中。

面對祖國陣綫政府的主要任務便是去重建遭納粹蹂躪的國家經濟——不僅是重建它，而且要按照新的民主的路綫重建與發展它。要改造整個經濟制度使之爲人民利益服務，而不是爲一小撮本國與外國的資本家服務。爲此目的，經濟生活便被置於於人民民主國家的控制與指導之下。

土地關係被改革了。在對外貿易與國內批發貿易以及保險業中政府建立了獨佔。所有私人工商業都置於國家管理下，沒收一切以暴利及其他非法手段獲得之財產。實行一種在工業中擴大國家的部份與在城鄉建立人民的合作社的政策。修改稅法使之利於勞動人民，實行幣制改革，改組整個銀行體系並由國家控制。最後製定兩年國家經濟計劃並於國會批准之後付諸實行。

這是指導保加利亞人民生活進入新天地的歷史性改革之概述。這些改革爲恢復及進一步發展國家經濟建立了有利的條件。在新憲法實施之後，共和國國有化了六千以上的工礦康采恩和整個銀行體系——這是達到保國人民使其國家工業化的目的之非常重要的一項步驟。

所有這些都課給保國工人及其工會以重大責任，各工會聯合於工人總聯盟中，現有會員六十萬以上。主要的任務是推動執行爲鞏固我國獨立與徹底改善勞動人民境遇置下基礎的國家經濟計劃。職工

會在堅持不懈地爲勞動力的不斷提高、生產更多與更好的食品、減低生產成本與加強勞動紀律而工作着。在這方面它們得到保國所有工人的支持。

由於建立了人民政府，工人階級與保加利亞全體人民對於他們的工作很自然地展開了一種新的態度——因爲他們不是給資本家及其他寄生蟲工作，而是給他們自己工作。他們是他們自己的國家的主人；重要的工業工廠的百分之四十的新經理都是以前的職工會職員。

爲了鼓勵在生產方面創造真正奇蹟的羣衆之創造性的帶頭精神，職工會正在宣傳與幫助擴大進行競賽與突擊工作的愛國運動。新的生產方法產生了驚人的結果。在紡織工業中，紡織工人在過去只管兩架織子，現在管十二架普通織子，或十六架自動織子。在採煤工業中的突擊工人生產出他們工作量的百分之三百或三百以上，而有些人甚至超過預定目標百分之七百以上。由於蘇聯斯達哈諾夫工人鮑里斯金的幫助（他下到煤鑛裏去說明斯達哈諾夫方法），波爾尼克煤鑛底鑛工們正在實行着多種工作間的制度。其中許多人做了指定任務的十倍至十三倍。佔全國煤總產量四分之一的波爾尼克煤鑛，在十二月十六日即完成了一九四七年的計劃。

在鐵路方面，一九四七年上半年火車頭每日平均行車里程增加了一一九·六公里，而貨車運轉平均數由七·五六天減至五·二五天。在其他工業部門工人們也同樣獲得了良好的成績。經過工人階級這種堅決的努力，保加利亞的工業生產量已達戰前水平。以一九三九年的價格來計算，一九四七年生產了值一百二十二億四千二百萬里拉（保幣單位）的貨物，而一九四六年則爲一百零七億二千七百萬里拉。一九四七年開採的煤值六億九千二百萬里拉，一九四六年爲五億五千六百萬里拉，一九三九年則爲三億八千五百萬里拉。電，一九四七年值十二億三千六百萬里拉，一九四六年值十一億七千萬里拉，一九三九年則僅爲五億七千六百萬里拉。鑛砂生產，一九四七年值四千萬里拉，一九四六年值二

千一百萬里拉，一九三九年則僅僅二千一百萬里拉。去年整個生產數字比戰前多百分之三十點五，比一九四六年多百分之十六。

這些勝利是在與反動派艱苦鬥爭中得到的。在國外特務機關教唆之下，各色各樣的反動份子曾在破壞着——並繼續在破壞着——生產的發展。他們在盡一切努力使工農不睦。但由工人羣衆支持的職工會揭露了這些反動的陰謀，並盡最大努力來鞏固城鄉勞動人民的聯盟。職工會會盡力給農民以實際幫助。去年，有六〇八五七個市民工作隊下鄉，以農作與文化工作幫助農民。他們貢獻了五百萬人的勞動——五百三十萬零九千工作日——值十七億二千八百萬里拉。

成千上萬的男女工人參加了以季米特洛夫爲名的國家建設隊。他們在建築新的鐵路綫，大的蓄水池與水電站，山隘上的公路，以及以季米特洛夫爲名的大的工業城市。所有這些都是自願的工作：工作隊的隊員們繼續在工廠或機關中做他們的全量工作。教育工作者職工會派三千教員與大學講師參加季米特洛夫工作隊，他們與學生們一起做著建築工作，在工作隊中進行文教活動，幫助學生準備即將到來的考試。

儘管有嚴重的戰後困難，在祖國陣綫全力支持下的職工會在改善工人境遇中獲得了顯著的成功。男女同酬已在到處實行。職工會爲各種職業定出了工資率表。勞動人民已由繁重的課稅中解放出來；全體納稅人約有百分之六十現在免除了直接稅。

爲了使工人得到改善及廉價的食品供給，職工會開辦了工廠食堂，並設立了給這些食堂出產菜蔬與肉類的農場。

在工業中實行一種帶刺激性的計件工資制度，結果工人所得大爲增加。例如紡紗工業中，工人因生產超過任務而得到四千八百萬里拉；在磚瓦工業中工人獲得三千六百萬里拉，造紙工業工人獲得一

千四百萬里拉。

保加利亞的職工會聯盟對工人中的文教活動特別注意。許多大工廠都有夜校，其授課大綱與正式補習學校和中學的無異。此外還有許多訓練班，來改進工人的一般教育與教給他們熟練的業務。

職工會在工廠與機關中成立了大批業餘藝術團體。去年這種團體有一千零五十一個，參加者達二萬二千六百人。工人體育俱樂部的數目也在增長中。

我們底職工會工作已獲得公眾的承認。工人總聯盟獲得政府的最高獎勵——一等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勳章。

保加利亞職工會聯盟在堅決地為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奮鬥。它積極支持以季米特洛夫為首的祖國陣綫政府的政策——與強大的蘇聯人民及其他所有為和平、民主與進步以及反對帝國主義反動派及新戰爭挑撥者而奮鬥的民主國家維持長遠友誼與親密聯繫的政策。

保加利亞的工人們一致歡迎他們的職工會參加世職，他們在密切注視國際工人運動底發展。他們對由美國反動派主使以強迫世職討論馬歇爾計劃的方法來在世職中散播不和的種子之企圖深為憤怒。保加利亞職工會有力的譴責這種想把世職變為臭名昭著的馬歇爾計劃的幫兇之企圖。保加利亞工人將繼續努力鞏固世職，並將與其他各國工人一起來保障它的團結（統一）。

（堅博譯自「新時代」第九期——一九四八、二、二十五）

保加利亞的文化生活

——索菲亞通訊——

B·杜林寧作

從前訪問過保加利亞而今日舊地重遊的外國人士在其他的的事情中不能不震驚於該國文化生活中所發生的顯著的改變。文化進步的果實到處都很顯著：在城市中，在工人區和鄉下。

伯尼克，保加利亞煤田的中心，是一個典型的煤礦城市。黃褐色，殘破的，盒子般的房屋蜿蜒在街道的兩側，排成單調的一條綫。附近都是些低矮醜陋而充滿着蟲蚤的單身漢的寄宿舍。但當你離去市鎮中心時，情景起了變化。在郊外，使人悅目的是新建築在花園及運動場中間的吸引人的建築物。這個區的每件事物似乎宣佈着保加利亞礦工們的新生活已經到來。

伯尼克開辦有：一個房屋寬暢的俱樂部，一所醫院，一個豐富的圖書館和一個工專學校，現在並給礦工出版了一種報紙。給礦工子弟們開設了許多學校。千百個青年礦工都是當地體育協會的會員。俱樂部有它自己的工人管絃樂隊，為全國最優秀樂隊之一。使礦工們享受較好的文化設施之努力，在伯尼克你所到之處都能顯明地看到。

今天很難在保加利亞找到一個沒設有俱樂部、閱覽室和圖書館的工廠。而伯尼克也不是例外。政府為工人、職員和工匠們開辦了許多的學校。他們過去由於低的生活水準和政府的歧視政策而不能接受教育。全國各地去年為成年人開辦了一百六十九所初級學校及三十二所中學。今天數目則更大。索菲亞為青年工人設有一所夜課大學，而在許多城鎮亦開辦了工專學校，訓練班，農業和商業學校。

熟練的工業工人在二百多個職業學校中受訓。

記得一九四二年我參觀過保加利亞的農村學校。該校是設在小而傾塌的房屋內。在書櫃頂上放着一個褪了色的地球儀，架上擱有一兩本書。牆上貼有粗糙的手畫的圖表。小學生們穿的衣裳襤褸不堪，好奇地凝視着我們，因為來此參觀的人是希罕的。教師告訴我們關於他必須克服無數困難。那時學校是太感缺少，而已有的學校亦經常缺乏基金，費洛夫政府也不撥發。

此後情況遽然改變。千百個新的農村學校已建立起來，開辦了千萬個閱覽室，俱樂部及圖書館。尤其是廣泛設立的公共閱覽室，已約有四千所。裝有電影放映機和收音機，並供應豐富的圖書，報紙與雜誌，這些公共閱覽室廣泛地給予了教育及娛樂的便利。去年它們舉辦了上萬次的演講，戲劇及電影。

文化在保加利亞不僅正變成日益接近人民的東西，且為其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一部份。新開五個個立的和六個市立的劇院，並組織起許多大的交響樂隊。職工會，遵照會員的願望，已組成約三百五十個劇團和樂隊，五百多個歌詠隊，一百三十二個管絃樂隊及七十九個民間歌舞團。上述數字決不包括保國一切業餘藝術活動，但即便是這些數字使人對大量支持人民的藝術活動有了某些觀念。

在文化，科學與藝術領域內的卓越男女訪問各大小工廠及村鎮，發表演講並授課，排戲演出並指導着當地的人才。著名的專家和羣衆之間保持直接聯繫正成為保加利亞生活的傳統特點。

在索非亞中心的一條廣闊的植有壯麗栗樹的馬路上，矗立着正面有圓柱的一所漂亮建築物。這兒常常擠滿了青年人。

這是索非亞大學，已建立有六十年之久。並且多年來便是該國唯一的大學。該校成立以來已經經過數十個政府的變遷，而其中並無一個政府證明其真正能解決高級教育的問題。前保加利亞的統治者

們的確很少注意這個問題，因為他們認為教育是屬於有產階級的特權。況且，他們恐懼學生們的自由精神。保加利亞君主派統治者很不贊成索非亞大學的學生。以往每次人們向民族英雄萊夫斯基、鮑特夫等致敬時，大批警察便集中在中央廣場附近以衝散學生的示威遊行。

目前的人民政府自其成立以來已開辦了三所新的大學——發那、盧斯楚克、菲利波波利斯。保國的大學之門已為工人，農民及勞動知識份子的子弟而洞開。大學生人數共達五萬二千人，幾乎是從前的四倍。

人民政府已實行了教育改革，規定普及的強迫初級教育。這個原則其實在六十九年前制訂之脫爾諾華憲法的條款中已明文規定。但正如憲法的許多其他條款一樣，這些仍然是一紙空文。公共教育因經常被政府削減撥發的款項，迫害進步教員，忽視人民的文化要求而受阻礙。在這些情況下，中等教育不是普通人民所能受到的，大學更不用說了。

一切束縛今已被廢除。各學校、學院和大學清洗了全部法西斯及親法西斯教員，充滿了法西斯思想的課程被代以基於真正科學基礎上及符合民主精神而編製的新課程。

去年偉大的國民大會通過一項法律，規定改組各大學，旨在將其改造為真正的學習場所，俾能適應保加利亞的工業、農業和藝術的要求。開辦了研究院並設立了科學學位。從前研究計劃是任由有關的大學教授決定，而今天學校課程及計劃均由幹練的研究院理事會編製及由一特別國家委員會批准。

於一九四三年我有機會和正在受最後法律考試的兩個女生談話。其中有一人說：「我們明白我們在浪費着我們的光陰，我們畢業後不見得能找到工作……」

在舊的保國這實在是痛心的真情。而你從現在的保加利亞學生那裏則將聽不到任何如此的怨言。與人民及國家的日常實際活動密切接觸是今日保國大學生活中的基本特點。國家在各方面急需各

種專門人才，並對其高級學府提出相當的要求。在索非亞大學開辦經濟系和畜牧系，非利波波利斯大學開辦機械系和在史維希多夫開辦農業合作系是一種時代的象徵。

一年前改組的保加利亞科學研究院，也被規定完全為人民服務。研究院幫助團結科學家，公務員，工程師及技師，實際地協助完成兩年計劃為其工作之一。

注意到文化進步的極端重要性，政府設立了一個科學藝術文化委員會。在其管轄下有科學研究院及其所屬的學院、大學和中學、博物院、圖書館、劇院、出版局以及其他科學與教育機關。國家撥出一大筆基金來發展這些組織。今年單單索非亞大學的經費及其補助費的金額便已達十五萬萬里拉（保幣）。在舊政權下，這筆款子勢將足以支付國內所有教育機關的經費。

讀物的要求是非常高。書籍的出版與往昔相比已增加三、四倍。定期刊物從未有如此的大量要求。據悉，甚至如此嚴肅性的刊物如新時代，哲學思想，歷史評論雜誌等等，其銷路亦不斷增加。

專出兒童文學的一家出版局已成立，這在保國尚屬創舉。兒童的讀物常常是銷路很廣，而從前企業性牟利的出版者利用這個事實使市場上充滿了毫無教育價值的低級的出版物。這些現在都已停止，兒童書籍及雜誌的文學與教育質量已有顯著改進。兒童的『賽發頓弗利許報』的銷數超出二十萬份。有為幼稚園兒童和小學生出版的雜誌，以及為教師們與其他教育工作者刊的刊物。一系列小學生的書籍正在出版中。所有這些出版活動均受一個由作家、教師、藝術家、科學家及社會公益者組成的委員會所監督，他們努力保證兒童書籍的高尚藝術與教育水準。

人民的政府極端注重文化團體，文化協會的活動。作家、藝術家、演員、科學工作者和新聞記者，的聯合會都享有國家的充分支持。預算案撥出相當的款項來充作對科學，藝術及文化工作者的物質援助與服務。其次，政府對在科學、文學、繪畫、音樂及戲劇方面的傑出作品規定了每年的獎金。

新保加利亞正逐日鞏固其與毗鄰各民主國家的文化聯系首先是和其解放者——蘇聯的文化聯繫。蘇維埃文化的驚人躍進給予保加利亞人以鼓舞的例子，即一個已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並正自信地邁向共產主義的國家能够做些什麼。

保加利亞已在進步的道路上堅決前進。新民主政權採取的第一步已表現出：它對文化和啓蒙的迅速進展提供了無限的機會。

索菲亞，一九四八年一月
 （張經芳譯自『新時代』第七期——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

在保加利亞

Y·凱普萊金作

索菲亞城的座右銘是：『索菲亞正成長着，但不衰老。』在我們這一代，這是一句具有特別意義的格言。

歐洲的最老的城市之一，雖然索菲亞仍像是一個十分年輕的首都。真的，它尙未恢復它的創傷。到處，你還可遇到戰爭的廢墟：破碎的牆壁，鏽腐的、彎曲了的機器堆，開着口的窗洞。但是，在多房子的周圍，你可看見新搭起的建築架，而且很多的就在最近還看着是完全荒廢的建築，由於徹底修理工作已經完成，在外表上看不見一點損傷或舊日的痕跡。

特別引誘人的，是夏天的星期六或星期日黃昏的索菲亞。種有許多栗子樹的公共遊蕩場所，以九月九日（索菲亞被紅軍解放的日子——譯者）為名的中央廣場，及附近的街道上，都擁擠着習慣晚遊

的城鎮居民。大人們帶着小孩子沿着人行道溜躑着，孩子們大模大樣地坐在他們父母親跟前的舒適的白色搖籃車裏。小販在人羣中穿來穿去，提着乾貨（花生栗子之類）與小瓶檸檬水。在叫賣販的手車上，煮熟的苞米積成雪白的小堆。在咖啡館與飲食店裏，人們清閒地吃着冰糕。

當南方薄暮時，非常美麗的是巍然屹立于城市之上的維托士山，在其頂峯上閃耀着銀樣的雪綫。輕輕的微風自山峽颯入山谷，流入電光燦爛的街道，在一白天的酷熱之後，索菲亞稍為覺着輕鬆了。

一個星期日的晚上，我們在九九廣場看到了一個壯麗的場面：給志願青年隊開的送別會，他們正去從事建設工作。在廣場裏立起一個大的舞台，舞台上—羣深紅色裝束的青年男女歌詠隊唱了保加利亞民歌，接着有許多的演員與歌劇唱手，以及體育家和跳舞家表演。年青的戴着高頂農民皮帽的男孩子們與穿着華麗刺繡服裝，繫着綠色頭巾的女孩子們跳着『胡拉』舞。

以後來了一隊軍樂隊。白服裝的隊員們演奏了一支愉快的曲子，隨即在廣場當中形成一個大跳舞圈。加入跳舞的人愈來愈多，不一會兒，他們就佔滿了全廣場。偶然通過此地的汽車司機們，爲了不打攪這個歡樂會，焦急地按着喇叭，沿着邊緣走過去。一個青年，看來是某隊的領導者，以很大的精神表演了各種複雜的步子，該隊的紅旗緊握在他的手中。

有一件很有意義的事，記者不能馬虎過去：即是保加利亞對建設共和國當中的勞動努力的新而帶着尊敬的感觉正在發展。有一個特別名詞『人民建設工作』與前進工人的照片已在索菲亞各商店與公司櫥窗中陳列出來。在一個櫥窗裏，我看見了某些穿着藍工服的男女青年——『人民建設工作』的小隊長們的照片。在他們的下面，標題寫着：『金的青年』，它好像是說：『看看我們國家的寶貴財富，我們的英勇的青年吧；保加利亞有他們是驕傲的。』

在一個星期日的晚上，運貨車上擠滿了把皮膚晒成黃褐色的湧進索菲亞的人民。他們站在車上唱

着愛國陣綫的歌曲。這都是在星期日幫助四鄉農民收割的城鎮人民。

在索非亞的街道上陳列着許多許多的照片。它們說明的主題是多種多樣的：有保加利亞自主土耳其統治下解放的紀念日，索非亞至布加斯航綫的開通典禮，蘇聯科學家、作家、演劇家及斯達漢諾夫工人榮膺斯大林獎金的授獎禮。我記住這樣一副描寫喬治·季米特洛夫六十五歲誕辰的陳列照片。精選的照片說明了現代保加利亞這一傑出的領袖的日常生活。有許多人擠在周圍，我知道他們不單單是看畫片，而是研究照片，想把它們印在他們的記憶裏。

兩年經濟計劃——保加利亞人稱其為「斯托班斯基」計劃——已成為人民生活的一有機部份。

當號召五萬名志願者加入季米特洛夫隊時，有十萬名青年志願應徵——他們都願作人民的建設工作。志願工作日已很自然地在全國舉行——成千成萬的人民在星期日幫助收割，挖掘灌溉用的溝渠，改進城市或修理醫院與學校。

這些在保加利亞人民的生活中都是新的事情。第一次他們感到他們自己即是他們祖國的主人。置身各種事業上的千百萬人民，已在他們的一生中第一次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他們的工作。

於計劃它的生活與它的經濟事務時，這個小小國家證明了它能夠隨着自己的志願，按着自己的道路生活與發展，而不用依靠從私的外國「施主們」手裏討碗殘羹剩飯。

在保加利亞內所進行的建設的規模可由下列事實衡量，兩年計劃規定建立十個大工廠。這十個工廠中有一個硝酸鹽肥料廠，一個硫酸工廠，一個煉鋼廠，一個液體燃料廠及一個人造橡皮廠。一個新的水電站網，將專理工業的電力供應。

每一個保加利亞人都能看見這個計劃正在實現。在保加利亞被他們稱為第一個「公共」工廠已經

開工。這是索洛波底歐姆，一個大的製鹽企業。大硝酸鹽肥料廠的建設工作正大力進行中。米茲德拉附近的柯斯托夫水電站已開始送電，夫拉薩、柏柯維薩及米哈洛夫格勒各區鄉村的電燈已大放光明。電流也已自柯內爾水電站送出。索菲亞另一新水電站正近於完成，千百萬的人民仍在皮特羅漢尼區的阿森尼薩、覃茲哈、彼特羅沃作着其他建設工作，並正建設卡曼——普羅哈德大水閘。

我們見到了兩年計劃正在保加利亞的主要產煤中心——波尼克執行着。

當你自平靜的天拉台山峽來到這座城鎮之前，你馬上會感到好像巖山的恆靜忽被衝破一樣。波尼克所在的低地沸騰着，並發出隆隆之聲，像一座巨大的汽鍋。大升降機的高頂高沖雲霄。鑿煤器軌軌作響。在升降機上的擴音器報告着工作情形。

在一個黑暗的鑛坑地道裏，一個叫作布拉格耶夫的鑛工給我們看一件最近才有的工具——電鑽。布拉格耶夫，一個瘦而結實的鑛工，塗黑了的面孔與富表情的黑眼睛，無從掩蓋他的歡喜與驕傲。

他說：『用這種傢具，工作的進行方式將大大不同。』

隨後，他握着他的鶴嘴鎬又說：

『但是，一個人用舊鶴嘴鎬也能作好工作。』

顯然，這個老鑛工眷戀着這種原始工具，因為，總之，它已至少作了他的十二年同伴。

波尼克從法西斯鑛工脊戀着這種原始工具，現在少量機械化正被引用。但是布拉格耶夫與其伙伴們知道，雖然把舊鶴嘴鎬遠遠放在博物館裏尚屬過早，但鑛井的完全機械化是不遠了。

『你看波尼克能完成它的兩年計劃嗎？』我們問布拉格耶夫說。

『我們定要超過計劃。』他有信心地說。『在季米特洛夫生日那天，我們表明過我們能比以前作

的多許多：那天我們挖出一六、七三二噸，而我們定的是一萬噸。你看，現在事情的作法都大不同了。法西斯老闆們除了「勾拉——拜爾達」，從沒見過這樣的工作。」

『勾拉——拜爾達』即是挖掘露於表面的煤層，僅着限於當前的利益。法西斯的礦主們單就『刮去表面的精華』，從未想過按着計劃開發國家的煤藏，和適當地研究與充分地利用保加利亞的煤田資源。

現在波尼克正按着細心擬就的計劃工作，感到首次滿意（這種滿意係來自自由與自覺的努力）的人們的創造性已爆發出無限的能力。

一段有趣味的進程正在波尼克進行中。實際上，開始形成正規的礦工永久力量就是現在的事。這裏有着千百百的有經驗的礦工。但直到現在，許多波尼克礦工，除去他們在煤面上的艱苦工作之外，又是在土地上工作的農民。他們之間許多人仍住在遠離礦坑二、三十公里的鄉村。現在礦工的生活正開始改變。為工人們準備的，有自來水、水溝與運動場的住房正在波尼克建築。去年，在波尼克歷史上首次有二千五百名礦工被送至休養所與療養院。

人民共和國獎賞過布拉格耶夫的工作，他是一個受普遍尊重的人物。這一切正改變他自己對其工作的態度。

新的人員正來至礦山。有些人已經有了聲望。例如，一個灰眼睛的二十三歲小伙子伊烏金耶夫，自從第一次下礦井，還不到一年的時間。現在他是一個一等礦工。有一個時期他作了他應作的百分之七百一十的工作。愛國陣綫政府已授予他金質勞動勳章。

當然，即使波尼克的生活中有這些改變，要完成生產與工人生活兩方面的建設仍需走一段很長的路。這些都僅僅是第一步。很多工人還僅是季節性的。工資制度尙未修正，並且未能充分酬勞那些超

過其生產定額的工人。裝備仍是很落後。老一套的方法、習慣及傳統尚不那樣容易全都得到解脫。克服保守主義與隨性還要一些時間。但是，在這一短短時期內，在波尼克已經完成的一切指出了宏大而深烈的改變。

保加利亞的現代經濟與政治發展方針也使其文化生活發生很大的不同。

在索菲亞人民戲院，我看了克留柯夫的歌劇『驛站站長』的第一夜演出，這個歌劇是仿照普式庚的小說『驛站站長』改編的。這是在保加利亞上演的第一個蘇聯歌劇。難於置信的是：一個昨天還盲目地表演庸俗歌舞劇的劇院能這樣成功地掌握了全新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形式的很困難的任務，創作出一個真的現實主義的作品。你在舞台上看見了普式庚的活生生的人物：為痛苦所磨難的老站長被布倫巴羅夫樸實而有力地扮演出來；他的女兒，一個文雅的俄羅斯女郎，這個人物，由娜麗·加洛娃以精細的藝術，表演得非常逼真。

『現在，新的機會已在我們面前洞開，』歌劇作者P·羅曼特西夫告訴我說。『劇院已與民間藝術建立了更親密的聯繫。而且我們有了新的觀眾——工人。』

歌劇的下一季是一個歡樂季：劇場將慶祝其創立四十週年紀念。該季將由保加利亞作曲家的兩個頭等作品來紀念它。一個是皮普柯夫的歌劇『蒙其爾』；一個是烏拉第吉羅夫的足尖舞『湖的囚徒』。

關於保加利亞戲劇家們的新脚本，已在索菲亞舉行過數度公開討論。發言者十分熱烈地批評了新脚本，並認為保加利亞的戲劇尚未發現其真正道路。期望藝術要反映新保加利亞的生活，而且在這方面的要求標準是很高的。

保加利亞正開始發展其自己的電影工業。西方電影公司所供給的空洞而又千篇一律的影片不能滿

是保加利亞的觀眾。而且他們想在銀幕上看到他們自己的生活的真實演出是很自然的。保加利亞電影市場已經拒絕了好萊塢出產的影片。但是，刻正上演於銀幕的意法影片，保加利亞觀眾也認為都是曖昧性的出品。這些影片大部都是冠以像『雪中吻』；『超然的愛』；『不睡的魔鬼』及『罪孽之妻』這樣名稱的庸俗戲劇。對蘇聯影片都感很大的興趣。

我看到了一部保加利亞首次出產的影片——『為幸福而戰』。主題是描寫愛國陣綫反對法西斯奴役的地下鬥爭。該片有許多弱點。愛的故事是人為的，為了效果，顯然作了一番努力；它顯露出受了西方壞傳統的影響，動作稍有些過火。但在意義方面。這部片子却遠在自西歐輸入的空洞而無味的影片之上。

這些天，在保加利亞人民中間，有一種緊張的愛國感情的熱潮。它在不同的居民階層中間，表現於不同方面，但是，每一個愛國者都渴望在建立共和國，盡其自己的義務。所以，要了解人民中間對皮特可夫的叛逆行動及反對派的破壞行動的憤怒是很容易的，叛徒們正圖謀阻礙保國的民主發展。記者會得機與很多不同職業的人民——工人、農民、演員與工程師——談過，他們都斥責皮特可夫。

皮特可夫陰謀者們的失敗並不是說反動派已完全被解除武裝。他們會偷偷摸摸地活動，捏造恐慌的謠言，計劃利用困難。但是有些事情是很有意味的；許多把他們自己算作反動派的人，在他們的實際工作中，却反對着皮特可夫的路綫。人民的總的熱情席捲了那些受了有害的皮特可夫宣傳影響的人們，而他們在內心中仍是忠誠的愛國者。

保加利亞人民謹慎地保衛他們的獨立。他們不給予那些可能威脅它的人一點憐恤。

（沈丙杰譯自新時代雜誌三十五期——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

匈牙利民主底發展道路

——訪問拉科西——

「沙伯德·涅普」報發表了匈共總書記拉科西的新年訪問記。

當回答關於民主匈牙利去年的經濟發展時，拉氏說：

「在我們的經濟生活各方面可以看出健全的發展。農業也是這樣，雖然遭到一百二十年來所沒有過的旱災，但農業產量仍超過前一年的產量。同樣必須記住，首先主要的是實行了土地改革。年終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農民收到了載明他們新近得到的財產的紅契。

「匈牙利工業發展的景象更佳。如大家所知道的，去年冬季的鋼鐵產量已超過一九三八年的水平。但也許更屬重要的，是下面的事實——工業生產中逐漸消失了爭買與碰機會的因素和沒有貯備的現象，生產開始了有節拍的跳動。企業的擁有貯備，使得計劃生產有了可能。

「三年計劃的展開，自然助長此一過程，而且加速其進度。復興也同樣在更有計劃的形式下進行。所有這些都由下一事實予以證實，十二月沒有發生常見的物價上漲和貨品缺乏。

「剛過去的一年的經濟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個人認為，是銀行國有化和真正實行大工業國有化。國有化的結果，三分之二的工人就業於如工業和運輸這類企業中，在這兒，起決定性的考慮不是生產利潤，而是勞動人民的利益。

「這些經濟改革在政治生活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傾向於舊的資產階級政權的資本主義影響，正從匈

牙利政治生活中消逝。」

當問及匈牙利的生活會發生過什麼改革時，拉科西回答說，僅以一九四八年元旦與一九四七年元旦相比，便足以說明這個問題。在一九四七年初，在國內起領導作用的是納基領導的小地主黨和這一類的匈牙利人民的敵人。該黨擁有絕大多數，常常脅迫着匈牙利民主的發展。現在國內的最大黨是共產黨——最忠實的民主鬥士。

「在一九四七年，所有那些渴望恢復反動秩序的反民主份子，遭受到澈底大敗。大敗始於一個反共和國的陰謀之發現，接着是舒瓦克的新法西斯政黨的解散，民主聯盟的競選勝利和波非佛爾的黨的解散。舊政權的政客企圖藉助於小地主黨，或通過地下陰謀來重奪政權的希望落空了。在這個鬭爭過程中，匈牙利民主的政治覺悟，力量和信心增長了。另一方面，反動派遭到使其處於更為絕望的境地的大敗。鬭爭自然仍在進行中。但匈牙利民主的地位在一年內曾發展到如此強大，竟使舊秩序的信徒陷於昏亂與失望中。」

在回答「你對匈牙利民主的國際政治地位的估計如何？」時，拉科西宣稱：

「匈牙利民主予其敵人的打擊，基本上已改變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在匈牙利民主一旦恢復了其國內的秩序，並證明自己能够清除那些在內政外交政策上代表反動派的人物時，與相鄰各民族建立睦鄰關係的條件便有了保證。」

「匈牙利民主在國內壯大的結果，我們在國際上的孤立便完結了。首先，目前匈牙利與英勇的南斯拉夫和民主的羅馬尼亞的關係，不是以猜忌與敵視為標誌，而是以互相尊重和友誼聯繫起來。我們已與南、羅締訂的協定與條約，和那些我們準備與其他鄰邦簽訂的同樣性質的協定與條約，不僅只是外交或政府的條文，而且是那些互相了解，以及分担共同命運的各民族的新道路。在歐洲的這一

部份，人民的民主國家彼此互助，以維持和平及保證健全的發展。因此，過去多瑙河流域是個火藥庫，在人民民主的新時代裏，它正成爲和平的堡壘。

「我們相信匈牙利民主的壯大將影響到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的命運。」
詢以他對勞工統一的問題作何看法時，拉科西說：勞工統一在兩月來更趨強烈。法國的事件，以及意、希的事件予匈牙利工人階級一個深刻印象。他們看到，反動派的主要任務是分裂工人階級，爲了這個目的，它甚至要分裂職工會。勞工運動的日趨強大，也是匈牙利民主在反國內反動派鬥爭中所獲得的成功結果。培雅爾及其從屬們的可恥活動，打開了許多工人的眼睛。另一個加強工人階級的統一陣綫的因素，是社會民主黨右翼在選舉後發表的備忘錄暴露了它的真面目。把這些都拿來估計一下，可以這樣說，勞工統一擁護者的陣營，現在已比兩年來任何時期內更爲廣大。

拉科西續稱，兩工人政黨統一的問題的討論，也加強了工人階級的統一陣綫。現在，所有覺悟的工人都認識到，一個單一的工人政黨將在鞏固民主力量上有極大的幫助。他們也了解到歷史的發展趨向一個單一的工人黨。

在回答「一九四八年的最重要經濟任務是什麼？」時，拉科西宣稱：

「必須加速實現三年計劃，爲此，要在生產中推動競賽，它反過來將提高勞動紀律。必須實行國有化，消滅國有化企業中的債務。發展合作社，尤其是農民合作社的問題，是一九四八年主要任務之一。假如今年的春耕成功了，將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我們的經濟生活達到戰前的水平。」

問及匈牙利在新的一年內的政治任務是什麼時，拉科西認爲匈牙利的國內政治生活，將大受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百週年紀念的影響。

他接着說，這是完全清楚的，勞工統一將更爲強大，聯盟黨派間的合作將更爲密切。民主的成

就，證實了那些主張人民民主力量必須統一起來論的論點。這個有利的發展，在新的一年內必須繼續，因為國內的敵人仍未放棄掙扎。在國內被打敗後，他們希望自國外反動派獲得援助，因此正繼續擊刺他們的陰謀。

在回答關於匈牙利民主的外交前途時，拉科西強調匈牙利的外交政策，無疑將堅決遵守導向與鄰邦敦睦，並鞏固健全良好的關係的道路。他說，多瑙河流域各民族的自由民主的統一和發展的輪廓，已經在匈牙利的外交政策上看出來。

問及匈共目前的地位及黨在一九四八年的任務為何時，拉科西答稱：

「一年來，我黨的威信、比重和力量都增長了。我們在各方面表現出，我們應該得到匈牙利人民所寄與我們的信任，因此我們便成爲國內的領導黨。我黨的國際意義也提高了，我們的參加華沙九國共產黨會議足資證明此點。所有這些，使得我們有責任繼續爲我們人民而工作，以紀律與自我批評來建立和加強匈牙利民主及其體系內的我們的黨。我們必須對反動派、舊資產階級秩序的殘餘，作更堅決更靈活的鬭爭。

（毋我譯自『莫斯科新聞』——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

在新匈牙利

——布達佩斯通訊——

I·拉彭諾戈夫作

若干時日以來，在布達佩斯（註）的河邊商業區內兀立的灰色大廈已成爲匈牙利經濟生活的主要

中樞之一。中央計劃部即設於大廈內。國家經濟計劃會議亦經常在此開會。

在對過的布達，一所皇宮聳立於多瑙河底峻峭岸上。這所宮殿使人想起從今永逝的兇殘的霍爾梯法西斯政權。

匈牙利人指着相對的兩座建築說：『新的和舊的』。

新近遷入佩斯這邊的灰色大廈的部院（按指中央計劃部——譯者），的確表現為匈牙利生活中的新因素之一。它在匈牙利國會通過三年計劃法案後才成立的。是從這兒來指導三年計劃的實行。在匈共的推動與積極參加下，擬好的三年計劃正成為發展匈牙利國家經濟的主要槓桿。

計劃規定要把勞動人民的生活水準比一九四七年提高百分之八十。達到這個目的底方法已經明白規定：工、農業底迅速成長。三年計劃終了時，工業生產及運輸將大大超過戰前水平，而農業將達戰前水平。

匈牙利的三年計劃回答了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它毫無疑問地證明，一個國家能藉本身的力量從戰爭的災難中恢復過來，再無須乎套上美國『援助』的枷鎖。因此，對匈牙利來說，三年計劃不僅是國家的經濟復興與發展的計劃，而且是加強民主，在美帝國主義侵害下保護匈牙利底獨立的計劃。這就是匈牙利反動派對三年計劃惡意攻擊底真正理由。這些攻擊首先是對着大銀行國有化——一個使計劃成功的主要措施。

計劃部一官員告訴我：『很湊巧，不久以前，一家大信用銀行就設立在這所大廈內。』

是的，這所大廈一度是戰前匈牙利金融領子烏爾曼的總部。從這兒支配着匈牙利國內外底許多企業與托辣斯。金融、工業大王與大地主在這兒操縱着匈牙利的國家經濟，指揮她的內政外交。

應該記住，匈牙利的金融資本常與戰前存在着的半封建制度有密切聯繫。寥寥無幾的大地主擁有

幾達一半的耕地。地主與銀行家控制了國家的整個經濟。八家大銀行握有全國所有工業與鑛產公司庫股票的一半。享有發行國家銀行鈔票的國民銀行也是為少數幾個大資本家，地主底利益而服務。

甚至在解放後，國民銀行繼續為其股東增殖財富。該行的股票只有一半是官股，其餘一半全在資本家手中。他們趁着戰後的困難，以及他們自己造成的通貨膨脹而謀利。無恥地掠奪國家。會忠誠服役於霍爾梯，工業金融鉅子與大地主的反動派仍在該行內留任管理職位。

應該記得，外國資本在戰前即已深深侵入匈牙利。第二次大戰初期，百分之三十的煤鑛主要資本，百分之二十五的銀行資本是在外人手中。

在這些情形下，至少如不把大銀行國有化，進一步發展匈牙利的民主是不可想像的。匈共對這方面的建議自然招來匈牙利銀行家及外國股東——主要是英、美的憎厭。外國股東們預期待戰後形勢而取得對匈牙利經濟的全盤控制。

這就是為什麼匈牙利及外國反動派對銀行國有化發出如此的叫喊。當時充當美國代理人的總理納基說：『只要我是總理，銀行將不會國有化。』

展開了歷時數月的尖銳鬥爭，結果是匈牙利的民主勝利了。去年年底，匈牙利國會通過一項法律，沒收五家最大的銀行，公司及二百六十四家工業、商業及金融企業。這個勝利的意義是無法估計的。它徹底摧毀了資本家底壟斷統治，同時並為國家經濟內的普遍民主奠下穩固基礎。

沿着公路穿行於風景如畫的多瑙河農村中，五小時後，前面出現了貝克斯煤區的灰色的，寶塔似的煤堆。

我還在布達佩斯的時候就聽講過貝克斯。它是匈牙利鑛工中的勞動競賽底發源地。當地最優秀的

鑛工——維薩利與托脫底名字風行全國。維薩利的小組完成其工作額的百分之二百八十，托脫的小組百分之一百五十。他們兩個都是共產黨員。

貝克斯各鑛坑首腦，今天羣集公共劇院開會。

煤鑛中央委員會主席巴丹基說：今天的會具有特別意義。

巴丹基向會上報告貝克斯鑛工已超過三年計劃所規定頭五個月的目標。總工程師談到鑛工是怎樣工作的。當提出了展開競賽以爭取兩年半內完成三年計劃的建議時，大廳裏響起了暴雷似的歡呼。同時決定呼籲全國鑛工採取一致行動。一千多個貝克斯鑛工簽名於呼籲書上。

兩天後，我於布達佩斯在國務員諾格利迪的辦公桌上看到了這封呼籲書。貝克斯鑛工派代表團晉京向政府呈遞其呼籲書。並以同樣的呼籲書遞交匈牙利職工會理事會。

諾氏在記者會上說：「政府將支持鑛工的勞動競賽，並幫助他們達到其崇高目標——兩年半內完成三年計劃。」

競賽擴展到另一地區——多魯基煤鑛。這兒是由拉科西小組發動起來的。沙爾高塔金的鑛工亦投入此一運動中。煤產量開始急速上升。正月初，每日產量達三千五百五十車，到月中提高到三千九百七十七車。匈牙利煤鑛從未出過這樣多的煤。這個與國家關係重大的「煤戰」仍在繼續中。

拉科西最近在匈共會議上說：「國有化的結果，國家掌握了大部份規模宏大的工業。國家現在所控制的主要部門有：（幾近百分之百的）煤業、動力及鋼鐵。其次，工業範圍內的運輸企業差不多亦全在國家手中。這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經濟體系。主要是匈牙利的龐大工業再也不是資本家的了；這意味着她已踏上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勞動在匈牙利工人看來已成爲一件光榮的事，對勞動的新態度正傳播於各行業的工人中。

匈牙利東部的一小鎮上。狹而直的街道，一式的紅磚的人字屋頂，遠遠露出一座教堂的尖頂。使新來者矚目的是鎮中心的一座巍峨的紀念碑。在高高的花崗石臺上，站着高舉一手的柏吐菲菲銅像。這就是最偉大的匈牙利詩人柏吐菲菲的誕生地——基斯高盧斯。柏氏與一八四八年的匈牙利解放運動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

今天從布達佩斯開來一列專車。共和國總統，國會議長，總理及其他官員，民主黨派領袖，國內外報界代表均在柏吐菲菲碑前獻花，並參觀這位詩人曾居住過的小房子——現在改成博物館。黃昏，匈牙利作家聯盟在公共劇院舉辦紀念會。

這樣，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百週年慶祝日在全匈開始了。民族革命詩人柏吐菲菲是革命領袖之一。共和國總統於元旦日主持慶祝典禮。今年全年均將從事紀念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事蹟。當時推翻了哈普斯堡王朝，宣佈成立匈牙利第一共和國。慶祝委員會已訂出包括全年的宏大計劃。

全國青年組織，將在第一共和國成立百週年紀念的準備工作中，以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傳統精神教育青年。匈牙利的青年男女已在完成所負的紀念義務獻出九百萬小時的志願義務工作。

匈牙利人民正紀念着一八四八年革命百週年，並向作為民族英雄的革命領袖們致敬。他們底理想正灌注於今日民主匈牙利的生活中。這並不適合邁德斯松蒂主教及其他天主教反動派的口味，去年，此一梵諦崗官吏——邁主教即曾三翻四覆地宣稱他不參加一八四八年事變百週年的慶祝，並對各天主教社團說：他們應按照他的理想來紀念這些日子。

不久以前，匈牙利的人們洞悉了這些理想是什麼。天主教出版社「沃告·安拍爾」發行了兩種一八四八年紀念誌。在這兩種紀念誌中，柏吐菲及其後起的追隨者們被誣詐為：「領導民族走向災難」

教堂走向滅亡中」。他們被控以掠奪及暴亂罪。據這些天主教日誌，現在被定為民族節日的「獨立宣言」是「使民族大部份陷於極大罪惡中。這使得我們後來以禁鋼來償還……並且喪失了民族的光榮。」

百年紀念委員會總書記米哈里菲宣稱：「再沒有比這些關於我們歷史的光榮的一頁更可恥的論述了。我代表委員會，強烈抗議這些污辱匈牙利人民底解放開爭的光榮的企圖。」

今日匈牙利的反動天主教已表現出是百年前反革命的後裔。已表現出與哈普斯堡王朝的走卒們底精神上的血緣關係。後者在百年前加諸柏吐菲及噶蘇士的誹謗，和邁主教現在所加諸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合法繼承者——現在的匈牙利人民主的一樣的。

在匈牙利人民的勞動狂熱中流露出光榮的民主傳統。他們正在建立起新的生活。

布達佩斯。四八年一月

（或人譯自「新時代」第六期——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

（註）布達佩斯為匈牙利首都，多瑙河橫貫其中而分為兩部份，一名布達，一名佩斯。

匈牙利農村的新氣象

I·拉彭諾戈夫 作

（一）提索流域的農民大會

列車向南急駛。車站的名字都是熟悉的。我們正在接近士額特和廣大的匈牙利平原——阿爾福德。

我回憶起一九四五年的春天，為蘇軍從法西斯桎梏下解放了的國土的第一個春天。在那些日子裏，提案流域（即的薩流域）正忙於實現土地改革。匈牙利的沃土成了耕種它的人的財產。

半封建的土地關係在匈牙利比在任何其他歐洲國家都頑強。這種土地關係曾為霍爾悌政權所熱心保護着。幾千個大戶佔有了幾乎一半的土地，而三百萬農民却依靠可憐的一、二份地（一份地是一、四二英畝）來生活，或者全然沒有土地。農村無產階級、貧農和中農受着地主和富農殘酷的剝削。這個富庶的農業國家的農民，甚至連每天的面包常常都吃不上。在匈牙利的穀倉提案流域農民的生活也是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土地改革構成年青的匈牙利共和國的第一個步驟的原因。這一改革打擊了多年的封建制度的根基。土改摧毀了大地產，造成了幾十萬的新農戶，把地主和教會四百萬份土地的財產分給了赤貧農與農業工人。六十五萬新農民變成了匈牙利鄉間民主的基礎，工人階級在爭取進一步民主改革的鬭爭中的忠實同盟。

我們星期四在南方的美則黑濟斯村莊的羣衆大會上所遇到的，就是這些新農民。他們從南方的在那德、充格拉德、培爾什等縣的村莊到這裏來開會，他們有的坐火車，有的坐卡車，有的坐馬車，鄰近村莊來的則走路。老年農民戴着氈帽，農婦們披着披肩，年青人穿着鮮明的民族服裝，都是些風吹日晒的面孔。

這個小村莊過去從沒有看到過這樣多的客人。在不久以前，美則黑濟斯還是一個農業工人的居留地，既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家。他們曾在屬於霍爾悌攝政的土地上工作，在當地的養馬場中照着純種馬。那時霍爾悌不時地帶着他的隨從到這裏來，打野雞和野兔，稱讚過著名的美則黑濟斯走馬。在土地改革之後，三千個獨立農民定居於這個村莊。一萬六千份最好的土地分給了以前無家的勞

動者。六百多新農民已經建築了自己的家屋，還有四百個今年也要建好他們的房子。

這樣，美則黑濟斯的人招待了他們的客人，正是和他們過去一樣的從前的勞動者和無地農民——僅僅查那德一縣就有二萬新的土地所有者。還有土改前只有很少土地的農民，和糖廠的工人。五萬多人集聚在一個大鄉村公園裏，公園的中央有一個講台。莊嚴的、黑鬚的農民，老年的、動作緩慢的農婦，活潑的青年和女郎，都跑上講台和拉科西（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譯者）握手。

這是人民普遍贊同共產黨所推行的政策的顯示，這個政策是匈牙利鄉間激烈的民主改革。

「我們將以勞動競賽取得三年計劃的勝利！」這一共產黨的口號為農民在田野上的勞動所證實。今年比去年種的小麥、裸麥、大麥、燕麥要多得多，而且很早就完成了播種。例如燕麥的播種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甜菜根和苜蓿播種的面積比去年也有顯著的增加。

糖蘿蔔的播種比去年比例多得多。雖然匈牙利在戰前有一個頗大的製糖工業，可是在糖的消費上她却居末位。農村的生活水平非常之低，以至於農民的食品中看不見糖。今天，製糖工業則是為人民而工作。鑑於播種面積的增加，以及豐收的遠景，今年糖蘿蔔的收穫可以預期達到戰前產量的兩倍。在我們參加的一個大會中，拉科西引證了一些有趣的數目字。他們常是經過郵政傳遞包裹的。可以看出來，在一九四五年食物包裹是從國外寄到匈牙利，而現在情況則改變了，現在是匈牙利人給他們在奧國、法國，甚至美國的親戚和朋友们寄送食物了。

（二）自己製造的拖拉機

兩個月以前，在布達佩斯國會前舉辦了一個頗不平常的展覽。展覽品中包括有布達佩斯農業機

器工廠工人們所製造的第一批的三十架拖拉機。當農民國會代表們細看這些機器時，他們的眼睛裏是充滿了何等的愉快呵！當然機器還不够完善，但它是新的，可以用的，而最重要的，這是人民的財產。後來我在薩羅斯帕塔克看到這種拖拉機。拖拉機上滿飾着鮮花，在塵土飛揚的路上駛向拉考濟（十八世紀解放運動的領袖）古堡。這些拖拉機是屬於周圍村莊的農村生產者合作社的。牠們正去參加匈牙利解放三週年的慶祝會。

在匈牙利已經有三十個機器與拖拉機站在進行工作。在富濟爾、未斯普利姆、充格拉德等縣，新的拖拉機站很快地就建立起來。政府的計劃規定每月建立五個新站，每個站給以十架拖拉機和補充的工具。農村生產者合作社以賒賬的辦法向政府購買拖拉機和其他機器。

這就是匈牙利農村在技術上重新裝備的道路。在三年計劃中，爲這一目的的撥款達三億四千五百萬匈牙利幣。老的、半封建的匈牙利只使用了她一半的拖拉機隊；因爲農民沒有辦法購買拖拉機，而土地所有者寧願僱用廉價的農業工人而不使用昂貴的機器。在霍爾梯政權下，只有百分之六的預算是撥給農業的。

三年計劃把全部資本投資的百分之三十指撥給農業。三年計劃將給匈牙利鄉間帶來八千架新拖拉機。到三年計劃完成時，用拖拉機耕種的地區將再增加四百萬份土地。除了拖拉機外，鄉間還將得到一萬架新播種機，二百架打穀機，二千架選種機。

三年計劃的這些規定正逐步實現，比預想的還快一些。今天匈牙利各工廠每月出產七十架拖拉機，而它們的產量是一直增加的。

(三) 興修水利增加農產

匈牙利共和國總統挖出了第一鏟土之後，馬上三百五十隻鐵鍬就動作起來，他們是二百名工人和一百五十名匈牙利人民青年同盟的志願隊。

這樣，多瑙河——提索河灌溉運河的工作就開始了，運河長達一百一十公里，從布達佩斯附近伸向東南。到三年計劃結束時，這條運河將完成二十二公里，可以灌溉提索河流域肥沃的但常是亢旱的土地四萬五千份之多。

再向南，靠近荷德美則發沙黑利，能灌溉一萬五千份土地的水利系統今夏即可完成。提索西爾德灌溉系統也正在擴充。

到一九五〇年匈牙利將擁有十三萬份可以灌溉的土地。三年計劃上是這樣講的。但是挖掘運河的人却停滯早日完工。多瑙河——提索河運河是三年計劃中最大的建設計劃之一。它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全國性的企業。許許多多的青年已經自願報告參加挖掘運河的工作，以響應青年同盟的號召。

青年人已經着手修築運河的十公里長的一段。這一個月有一千青年正在工作。下一個月另外一千人將去代替他們。在布達佩斯約有一千五百青年工人，決定在他們的暑假期間到那裏去工作。

灌溉運動已經發動了。第一步已經完成了。這樣去完成的西鄂運河從博羅敦湖（被稱爲「匈牙利海」）把水引到農民的地裏。灌溉是在齊斯昆賽格平原三個最乾燥的地帶開始的。據說在索爾次真提姆爾的村莊，農民在過去甚至不能種麥子。然而自從阿克運河完成以後，這兒的情況發生了激烈的變化。許多新的農戶現在正在種稻子。

稻子是匈牙利的新農作物。然而由於廣大的灌溉計劃，種植的面積却日益增加。去年有一萬份地種了稻子，今年比這個數字要多好幾倍。

在新匈牙利農民的田地裏，稻子並不是唯一的新作物。士額特植物選種研究所正試驗種植棉花。在提索流域的南部，橘類水果正在適應着那裏的氣候，爲了這一目的曾從意大利輸入了二百萬株橘子樹和檸檬樹的樹苗。

農業的普遍邁進，使得對農村專家的要求增加了。政府撥了鉅款在農民中發展農業知識。有七千六百農民兒童的一百九十個農業中學已經開課了。這些學校有他們自己的實習的土地，拖拉機和馬匹。一千以上的成年人入了特別的園藝學校。「土地大學」正在恢復與重新裝備。該校將有一個爲農民學生而設的人民學院。

我們訪問了艾斯特黑濟伯爵以前的鄉居，這是因土地改革而變成政府財產的一千五百座產業和幾千座花園中的一個。這個宅第正用來做爲學校、醫院、兒童之家，或勞動人民的休養所。艾斯特黑濟的宮殿成爲農業學校和貧農兒童的宿舍。幾間房子（宮殿有三百多間房子）做了試驗室，從事於植物的研究。宮殿的中部佈置成一座農業博物館。

廣大的花園、果木園和暖房也沒有閒着。在花園裏正在建造六個新的暖房。這是用來培植最好的胡桃樹的，它每年要供給農民的果木園和政府的果木農場兩萬棵樹苗。

（四）荷爾圖拜基的新生

偉大的匈牙利詩人S·斐多菲曾經寫道：「你是多麼美麗呀，可愛的荷爾圖拜基。」

稱讚這個匈牙利東部的遼闊平原的，不單是斐多菲一個人。它會是許多詩篇的主題。然而，對農民說來荷蘭圖拜基是一片飢餓之地。在早春的時候，平原上綴滿了色彩，覆蓋着深厚的野草。但是一接近六月，草原竟變成不毛之地。在幾萬英畝的土地上，除了乾草莖以外牲口就沒有可吃的。兩星期之後，就是草莖也光了。太陽無情地曬着土地，小池和溪流全部蒸乾了。可是，荷蘭圖拜基是能以變成漂亮的牧場的。在戰前的匈牙利關於這個問題已經講了很多。但是所有的計劃與設計都擱置在政府的辦公室裏。只有人民的民主政權，才開始了這個使荒涼的平原為國民經濟的需要來服務的計劃。

去年秋天，一小羣人從布達佩斯來到荷蘭圖拜基平原。碩盆的秋雨一連下了幾天幾夜，可是地上的灰土經過夏晒之後仍硬得和石頭一般。平原是死了。訪問者考察了土地，做了記錄。

這些人是政府計劃部的特別委員會人員，計劃部的總書記是A·白利，一位共產黨員。他們是來決定這匈牙利的「飢餓草原」的命運的。

這就是荷蘭圖拜基計劃的起源。人民的民主政權在灌溉計劃上投資七千六百萬匈牙利幣，這筆款項相當大的一部份用到改變荷蘭圖拜基上。最遲兩年內便會完成的灌溉計劃，將供給大片的地區以用水。三十五公里長的主要運河今春已開工，工程進行得頗為迅速。

到三年計劃完成時，荷蘭圖拜基將有一萬五千份絕妙的水草地和牧場。它將成為純種牲畜的繁殖與選種的中心。還有開墾的土地，是可以灌溉的並且是肥沃的。兩千份以上的土地已經播種了小麥、豆子、扁豆、洋芋和稻子。森林將佔五千份地。

荒涼的荷蘭圖拜基平原復活了。它響起了各種聲音：拖拉機轟鳴着，耕種着處女地；在斧頭的砍斫聲和鐵鋸的沙沙聲中，人們在建築牛棚、馬房、豬圈等等。機器和裝備運來了。新的荷蘭圖拜基在誕生。

在匈牙利任何農民集會中，你一定會看到寫着下列字句的標語：「工人和農民不可分的聯盟萬歲！」這不僅是一個政治口號。它是今天匈牙利鄉間本質的表示。

這種聯盟在農民和工人政黨的密切合作中得到充分的證明，自從美帝國主義的霍爾梯代理人自小農獨立黨中排斥出去之後這一合作就建立了。而共產黨變成了人民公認的羣衆領袖。

合作運動在匈牙利鄉間開展得極快。當然，農村生產者合作社還不太多，但是他們在履行匈牙利鄉間的民主改革和改組農業生產中起着領導的作用。經過合作社，農民得到拖拉機和其他的農業機器；經過合作社，他們得到肥料和發展灌溉與電氣化的政府貸款。各地合作社現在擁有二千三百輛拖拉機。由於土改的結果，合作社經營着許多的乳酪製造廠，釀酒廠，鋸木廠，和亞麻，大麻加工廠。我們訪問了一些生產者合作社。其中一個在埃特伊克是在三年前組織的。它現在擁有十一架拖拉機和幾座工廠。它的社員包括了幾乎整個村莊的人口。這兒的農民經過他們的合作社建立了一所學校和一所產科醫院。奧坎尼村莊的合作社也獲得同樣的成功。這兩處合作社都得到了科蘇茨獎金。他們是最好的，其他的合作社都效法他們。在有些生產者合作社中，農民的耕作已經越過了他們的地界，在共同的土地上工作着，然後再把收穫分給各農戶。

這樣，匈牙利的農民和農業勞動者——一九四五年以後的土地所有者——征服了土地，把國家的農業推向新的高峯。

布達佩斯，一九四八，五月

（程之平譯自新時代二十期——一九四八，五，十二）

步入經濟復興之途的羅馬尼亞

V · 斯彼羅夫作

戰爭給大多數歐洲民族留下了苦痛的遺產。許多國家的統治集團把他們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外援上，而且爲了金元貸款，準備犧牲其經濟與政治的獨立。然而，東歐與東南歐的人民却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道路。民主政權在他們的國家建立了之後，他們首先以其自己的努力與資源開始恢復與重建他們的經濟生活。

羅馬尼亞的財政，像許多其他歐洲國家的財政一樣，會全爲戰爭所破壞，畸形的通貨膨脹曾妨礙着使經濟生活正規化的必要措置。然而，羅馬尼亞民主政府所採取的斷然行動已穩定了貨幣——而且所有的辦法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依靠的辦法是全然不同的。

在一九一八年，羅馬尼亞曾是戰勝國家之一，至少在理論上會享受同盟列強——英美法的充分支持。她獲得了大量領土、人口與天然資源的增加。但直到一九二九年，戰爭結束後已經十年；她才能着手改進她的紊亂的財政。

在英美法財政巨頭的直接主使下，國家薩蘭黨領袖J·馬尼烏在當時出掌國家大權，他完全按照他的主子們所期望的去作。

他在一九二九年所得到的一億萬元「穩定貸款」係來自紐約花旗銀行，狄龍——列德公司，巴黎——荷蘭銀行與倫敦漢布洛銀行所組成的銀行團。

所有這些銀行都對羅馬尼亞的天然資源與工業表示極大興趣，而當時羅馬國的一部份經濟生活業已在他們的控制之下。

穩定貸款的條件是很苛刻的。發行率是百分之八十七，年利是百分之九，佣金是百分之五。該銀行團在貸款的整個期間（三十年）內，曾接管了一個特設的、獨立的國家專業管理處的利潤，作為本利的抵押，而該處的各工廠價值三億美元。

但並不止此，外國的債主們從馬尼烏政府為廢根獲得了二十年的電報電話專利，為瑞典I·克魯格公司獲得了三十年的火柴生產、售賣與出口專利，以及為美國布萊爾公司所控制的某公司獲得了十年的築路專利。這使得英荷殼牌公司，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和巴黎石油團與通用組合的法比銀行在一段時期內得以佔有全部羅馬尼亞石油產量四分之三的油田。

除所有這些之外，馬尼烏的主子們獲得了財政監理人的委任，實際上具有獨斷財政的權利。這些監理人們決定國家預算的數額，以一定的方法干預國家銀行與財政部的行動，頒發削減或發展這種工業或那種工業的命令，阻止或鼓勵特殊公司的發起，制訂工資與稅收的標準，規定政府機構的人員裁減程度等等。

一九三一年，馬尼烏按照類似的條件從同樣的銀行團得到了另一筆穩定貸款，參加該銀行團的增添了德國、荷蘭與瑞士的各大銀行。貸款數額十三億二千五百萬法郎，發行率是百分之八十六點五，年利百分之七點五。實際上，羅馬尼亞自這筆貸款中全部所得是七億八千萬法郎。其餘的在貸款者的一或另一藉口下拒不付款。

於一九四一年一月被蓋斯塔波份子處死的著名羅馬尼亞歷史學家N·艾爾加曾提到這些貸款說：『它們已使得羅馬尼亞長期握在世界資本的鐵掌中。』同時，經濟復興的期望未能實現。一九二九年

至一九三一年間的預算赤字超過了一百億羅幣。僅是靠着用惡毒地加緊稅收勒索、拖延支付人工工資和政府職員薪金等對勞動人民進行空前的掠奪，才算在形式上避免了國家的破產。

馬尼亞的『穩定』為羅馬尼亞的地主與大銀行，而尤其是外國銀行，帶來了巨大的利潤。但是它並未能阻止羅幣的進一步跌價，而一九二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打擊得羅馬尼亞是如此之重，它也要負大部責任。

一九二九——三三年的羅馬尼亞『穩定』的條件與結果使人們多少地體會到在馬歇爾計劃中所允諾給歐洲的『援助』。同時，這些條件與結果幫助了人們去判斷目前穩定的決定性利益，這種穩定在羅馬尼亞，正像在其他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一樣被實現着，並無高利的外國貸款，而且正幫助加強民族的獨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羅馬尼亞遭受了比第一次大戰更大得多的物質損害。該國被納粹蹂躪了數年，他們掠奪了它的所有寶貴的財富。

該國的相當大部份的工業與運輸被毀了；成千成萬的農莊化為廢墟；原料與食糧的貯存已經枯竭；所有這些，跟着又是戰後的兩年旱災，引起了會到達很大比率的通貨膨脹。

雖然如此，戰爭結束後僅僅兩年，羅馬尼亞業能順利地解決糾正其財政形勢的任務。於勞動人民的支持下，政府實施了許多民主改革，其中包括土地改革與建立對國民銀行的國家控制。雖有許多障礙與勞力和農業工具的缺乏，但今年羅馬尼亞已收穫得大量足夠其國家貯存的食糧，而且至少可輸出二百萬噸玉蜀黍。工業生產亦頗有增加。例如，在鍊鋼工業方面，七月產量已達戰前數額的百分之七十點一；化學工業方面是百分之七十八點二；煤產百分之九十五點五；石油百分之六十點八；水泥與

建築材料工業百分之八十；紡織工業百分之七十三。而且格羅查政府在平衡預算，倍增歲入及支付經常開支各方面已獲成功，並未依靠發行國家銀行債券或印刷貨幣。

在民主的羅馬尼亞這些經濟復興的成功會得到蘇聯無私的幫助，根據蘇羅貿易條約，會以各種重要工業的原料、機器與準備零件送至該國。當食糧最艱難的時候，會自蘇聯輸送穀物使該國免於飢餓。到現在，羅馬尼亞貨幣改革的結果已能作出總結。首先，這種改革已建立了一種穩定的幣制，穩定的價格與工資。規定每人最多拿三百萬舊羅幣換取新羅幣。這迫使那些曾以千千萬萬羅幣活動的大非法牟利者把他們囤積的黃金與外匯變成了穩定的羅幣。同樣理由，他們不得不拿出他們囤積的貨物。許多貨物現已在商店攤出來，那裏正按照政府所規定的價格出售這些貨物。

這樣定出的新工資標準與商品最高價格就能以保證了貨幣改革會相當地提高實際工資。工資的大小係依照行業與技術程度而劃分等級。例如，鑛工的最高工資是三千一百九十二羅幣，而石油與金屬工人的最高工資是二千七百三十九羅幣。羅馬尼亞經濟學者艾爾古利斯庫教授在『自由羅馬尼亞』報上核算出購買每日需要之三千二百五十卡羅里熱量的口糧，所值為三十點零五羅幣。這即是說一月不到一千羅幣。

工資與物價間的新關係，政府貯藏定量貨物的制度，以及政府對生產與分配的更堅定的指導與管制都意味着——引用工商部長喬志迪的話說——『穩定已經帶來了』在羅馬尼亞不同社會階級中的國民收入的重新分配。『這種重新分配有利於工人、農民及各職業階級，犧牲了那些寄生的非法牟利的份子。』

於實施穩定措施時，廣大羣衆起着很積極的作用。成千的志願幫忙者都來援助政府的管制機構與警察局，搜尋暗藏的黃金與外匯囤積。羣衆直接參加了反對非法牟利者及其抬高物價陰謀的運動。反非法牟利的公民委員會已在全國建立，普通工人、手工業者、主婦均可將非法牟利者扭送警局，警

局將彼等轉解爲此特設的法院。按照新的非法牟利與破壞條例所規定的刑罰最重的是終身勞役。

一九二九——三一年的穩定即是給羅馬尼亞人民貧困與災難的穩定。一九四七年實行的穩定是爲了人民的福利，並得了人民的幫助。

目前的穩定，使羅馬國具有了可靠的幣制，正幫助擴展與改進生產，並在羅馬尼亞經濟復興的進一步發展中有所供獻。而且是因爲以自己的力量來實行，它爲羅馬尼亞通過工業化、電氣化與農業現代化的方法進一步加強該國的經濟獨立開闢了前途。羅馬尼亞在這方面的發展過去曾受着國內反動派與國際金融資本家的人爲阻礙。

國內外的「理論家們」，如羅馬尼亞的利昂教授、德國的經濟學者W·山巴特與美國的權威J·勞西克，聲稱，以既有的國際分工來說，羅馬尼亞注定是一個對「工業歐洲」的農業附庸。但是，外國資本在構成羅馬尼亞經濟未來方面有決定發言權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羅馬尼亞有其爲順利工業化所需要的東西。除去她的大量油藏之外，她有許多水力電源，有很大的木材、煤炭、鐵礬土、銅、鎂、鎳，天然煤氣與其他寶貴資源的地區。而且，她的天然資源的勘察仍距離完成尙遠。

在過去，由於沒有任何重工業，可以說羅馬尼亞的農業在歐洲是最落後的。在一九四五年土地改革之前，每一千四百海克脫土地僅有一架拖拉機，每三十七萬五千海克脫土地僅有一架收割康拜因機。格羅查政府於土地改革後所採取的措施（其中有一項是建立機器與拖拉機中心）自然尙未能在耕作水平方面作有效之大量提高。但是業已採取了初步步驟，並且進一步前進的道路已經打開。

羅馬尼亞的反動派叫囂說，沒有英美資本的支持，羅馬尼亞甚至就不能預想工業化。就在很短時間以前，他們對穩定貨幣還發出同樣叫囂。然而，沒有外援，貨幣改革業臻實現——反之，許多其他等待自大西洋彼岸拿出金元的歐洲國家，甚至尙未開始穩定它們的財政形勢。

在羅馬尼亞經濟生活方面的日漸增加的組織程度，在控制與指導國民經濟方面的日益增長的民主國家的作用，格羅查政府在人民當中所得到的全心全意的擁護——這些都是羅馬尼亞在進一步復興與重建其經濟生活中成功的可靠保證。

（沈丙杰譯自新時代雜誌第四十一期——一九四七，十，八）

人民的羅馬尼亞共和國

I. 馬辛穆夫作

直到數週前，羅馬尼亞的國徽是一個上面有頂皇冠的盾，由瘦弱的獅子支持着，後面拖着—件桌袍。這可能是那一個衰老的德國舊王國的徽號。

「一切全歸上帝」是霍亨索倫——息瑪林根一家的座右銘。他在一八六六年，由俾斯麥建議，為羅馬尼亞貴族和資本家擁戴為王，以阻延資產階級的民主改革。在君主制度的八十年內，羅馬尼亞人民才從自己的損失裏明白了銘言的正確讀法認為：「一切全屬於地主和資本家，沒有什麼是勞動人民的。」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主席團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批准了新的羅馬尼亞國徽——上面畫有拖拉機，鼓風爐，朝日照耀着的田野，用綵帶細起的一束麥子，綵帶上寫着：「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

這個在一九四八年前夕在巴爾幹誕生的新共和國，是一個工人、農民和職業階級的國家。這在她的國徽上明顯地反映出來了。國徽簡單地說出人民現在正在建設羅馬尼亞，已直接掌握了政府的全部權力，決心要看到他們的生氣勃勃的民主國家擺脫國內外資本家的奴役。

米琪爾國王的退位和共和國的成立，得到人民一致的贊同。現在打開了加強人民民主政權的新的

光明前途。

代表幾近一百五十萬智力、體力勞動者的總工會發表宣言稱：

「羅馬尼亞勞動階級熱烈慶賀共和國的成立，它打開了在爭取人民民主的發展、保衛民族獨立和維護和平的鬭爭中，走向新成就的道路……我們的勞動將再也不是剝削者的利潤來源。現在它將完全直接是爲了提高我國勞動人民的生活、文化水準。」

羅馬尼亞共和國的全民性反映在選出立憲議會前，爲了領導國家而設立的臨時機構中。共和國由傑出的人民代表組成的主席團領導。其中有舉世聞名的科學家波爾昂、卓著的作家薩都衛勞、律師斯蒂爾、名記者窩伊台茨，和工人尼庫里。

羅馬王已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退位詔書中承認：「君主制已再不符合目前公共生活的情況，而且成爲發展羅馬尼亞的重大障礙」。然而，國際反動陣營對成立共和國的宣言發出瘋狂的叫喊。參與維持羅馬尼亞君主政體的帝國主義者，希望有朝在羅馬恢復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權，他們現正猛烈誹謗羅馬人民及其民主力量。在資產階級報紙同聲哀悼羅馬尼亞王冠的殞墜中，夾雜了喜歡自吹其固有的「共和政體」的法國反動派的聲音，工黨招牌的社會主義者的呻吟和美國「民主主義者」的咆哮。

大資本家報紙要我們相信，羅馬尼亞君主政體的倒坍是歐洲的可怕的災難，廢除封建制度是羅馬人民的無可挽救的損失。但關於「合法」「民主」的花言巧語，不能掩飾帝國主義又失去巴爾幹的另一立足點的狂怒。

漠視羅馬人民明確表示的願望，外國反動派詆毀年輕的羅馬尼亞共和國，堅稱共和國制度是被強

施於羅國之上。這種謊話起源於害怕各民族廣泛敦促建立新的，更高的國家形式——人民民主共和國。

在英美及其他國家，正使用笨拙的回顧的方法來渲染羅馬尼亞的君主政體，把它描畫成現代的民主。大英廣播公司，通過它的評論員克拉克，打破了歪曲真理的紀錄，竟然堅稱羅馬尼亞君主政體是巴爾幹的「自由火炬」。羅王及其朝廷被歌頌為羅國的救星，因為他們於一九四四年八月自動終止與希特勒的可恥同盟，並使羅國成為聯合國的盟友。為了抵銷人民及其民主黨派在國家重建工作中所起的作用，這種對歷史真理的蓄意歪曲是必要的。外國帝國主義者圖謀說服羅國人民，即他們的解放是靠一個巧妙的宮庭革命；其目的是恢復君主政體，抹煞人民民主政體的工作與成績。

但羅國人民絲毫不會被這樣的謬論所愚弄。假如不是羅馬尼亞人，那末熟悉君主政體的價值和它在數年來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的應是誰呢？羅駐巴黎公使斯泰洛夫向法國報界發表聲明稱：

「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機帝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如重提這個作用是公道的話，那末也應該說，解放必然要單獨地完成，甚至必要時，違反羅王的意思。」

數十年來，布加勒斯特的皇宮是所有反人民的反動力量的集合中心。霍亨索倫王族是羅馬尼亞最大的地主和資本家。皇室擁有十五萬公頃的土地和堂皇的高樓大廈，「斯坎地亞」報稱：「這種奢華和四周村落的窮困是兩個極端。」

機帝米琪爾不僅是大地主，而也是全國最富有的製造商和銀行家。皇室握有三十六家銀行和重工業的大部份股票。羅王又是維奧、英荷殼牌和康考地亞三石油公司的股東。他擁有四座煉糖廠和六座紡織廠。

決定君主政體與緊靠着皇座的「歷史上的政黨」的政策，是這些與國內外金融資本、大地主、工

業家的密切聯繫。這個政策的後果大家都知道。君主政體的羅馬尼亞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第二次大戰前夕，她的人口中的百分之六十是文盲。嬰孩死亡率是全歐洲最高的；每三個週歲的嬰孩中便有一個死亡。定期性傳染病席捲農村，然而國家預算中，公共衛生經費仍然不超過百分之二。

封建殘餘以最澈底的資本主義剝削形式夾纏在羅馬經濟中。國家是在外國石油公司和國內糧食投機者的掌握中。在兩次大戰期間，英、法帝國主義在左右操縱，接着是德國法西斯。羅馬尼亞君主政體對此直接負責，它這樣來治理國家，教導向民族獨立的逐漸喪失。

從此看來，統治階級，馬尼烏及布拉地安努的所謂「歷史上的政黨」及羅馬尼亞君主政體都發現自己無望地失去人民的信任，這是怪事嗎？取得了國內的政權，羅馬尼亞進步力量再不願容忍那種把民主束縛於沉重的鎗鏢中的廢制了。宣佈人民共和政體是過去三年來國家整個發展的必然結果。

企圖把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說成是件突如其來的事情的誹謗者，因而暗示它是由「外界壓力」強行加上的，他們應好好的研究一下發展過程。一九四七年是羅馬尼亞民主大有所獲的一年；同時她看到了反動力量的最後澈底的現形。

I. 馬尼烏領導的國家薩爾黨領袖的叛國審訊，予反人民的陰謀家的計劃以致命打擊。它明顯地揭露出，他們在國外支持下，曾計劃武裝暴動，圖謀推翻民主政權。背着人民參加外國帝國主義的罪惡陰謀的叛徒的公審，完成了「歷史上的政黨」和利用它們打掩護的集團的政治破產。隨着羅馬尼亞民主陣營的鞏固而來的，是布拉地安努的反動的國家自由黨和塔塔萊斯哥派從公共場所的絕跡，甚至許多他們的黨徒亦早已背棄他們了。

國家經濟形勢也經過強烈的改革。雖有地主和資產份子的反抗，格羅查政府終能穩定經濟，恢復

國家財政的秩序，改善羣衆的生活條件。一九四五年的土地改革，把幾近一百四十萬公頃的土地從地主手裏轉到農民手中；此外農民還得到政府在機器、種籽及肥料上的大量幫助。由於農民的辛勤努力和工人階級貢獻給他們的幫助，羅馬尼亞在五穀、甜菜和土豆上得到一個好年成。

羅馬尼亞工業同樣表現了它的首次大成功。一九四七年年中，政府批准了羅共的健全國家經濟的建議。工人們熱烈支持這些措施，而且由於他們的努力，工業產量大爲增加。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開始實行六個月計劃的日期，工業生產僅爲戰前一九三八年之百分之四十八。在計劃的前三個月，鋼鐵產量提高到一九三八年之百分之七十二，並爲一九四六年之百分之三十五。化學工業同樣提高到三八年之百分之八十和四六年的百分之一百十八，製紙和印刷工業爲百分之七十八及百分之一百二十三。煤產量提高了。食品工業中有數個部門超過了目標。

要不是資本家在破壞，人民民主政權的這些無可置疑的成就將會更大。資本家們力圖破壞政府的經濟政策的信譽。乘着羅馬尼亞經濟中國有化範圍不大，工業家和金融家停止新的投資，偷偷摸摸把資金轉移到國外，妨礙重建工作。在這方面最有意義的，是羅馬尼亞石油工業的落後。正如我們所知，它還沒有解脫了英美石油壟斷資本的控制。一九四七年的石油產量並未增加，實際上反而比一九四六年降低了。這是由於英荷殼牌公司和美孚公司在羅馬尼亞的代理者破壞所致。羅馬人民自然震怒於壟斷資本家的破壞行爲，因而要求應加強與擴大國家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範圍，以保護國家的獨立。

幣制改革效果優良。改革的目的終止財政紊亂與通貨膨脹——這都是投機份子所正用以增殖其財富的。銀行國有化，財政部領導者的民主作風，重訂稅制以利人民等，在國民經濟上都有了健全的效果。停止了藉紙幣發行來彌補不足，工資和薪俸的實際價值提高了。

堅守其和平與安全的政策，羅馬政府與諸鄰邦保持友善關係。羅匈文化協定，羅波、羅捷、羅意貿易協定不僅加強了羅馬尼亞的國際地位；而且打開了，基於新民主路綫發展國家經濟和文化的順利前途。

甚至這樣大致的考察，亦應足以表現羅馬尼亞人民政權所達到的民主改革的範圍。但勞動人民的眼前仍然擺着加強民主和消滅最嚴重的舊遺產——國家的落後的任務。這在君主政體內是不可能的，它束縛了羣衆的能力和主動。自戰爭以來便在國內發展起來的新的社會，政治關係需要一個不同形式的政府。人民共和國成爲歷史上的需要。當然，在決定他們國家的未來形式上，羅馬尼亞人民是取範於他們的巴爾幹鄰邦的愉快經驗，後者已在激烈的民主改革道路上躍進了一大步。

新的鉅大任務在等待着年輕的羅馬尼亞共和國。爲了擴大人民民主的政治基礎，已計劃出一個廣泛的組織上的改革。從今以後，政府所有的機構，將毫無例外地由勞動羣衆民主選出。按照議會根據羅共的動議所通過的法令，成立了人民的司法部，在這兒，將有許多選出來的職工會及其他公共團體的代表參加進來。必須製出一個體現那些已在國內發生的政治經濟改革及確保城鄉工人的領導作用的新民主憲法。

廢除君主政體是羅馬尼亞人民的歷史性的勝利。無疑地，現在躍居首位的勞動羣衆的新力量，將會很好地利用羅馬尼亞的天然資源，爲勞動人民謀福利，保證羅馬尼亞的繁榮和政治經濟的獨立。

共和國的建立在帝國主義營壘內引起的狂怒，只能證實了羅馬尼亞人民所選擇的道路的正確。外國帝國主義者，與羅馬尼亞的反動派爲盟，要羅馬尼亞永遠服從外國資本，恢復舊秩序，這樣便能再次把工人踏在脚下。這些陰謀現在都失敗了。共和國的建立是人民民主的力量日增的又一證明。

舉世民主人士同聲歡賀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認為這是對巴爾幹和全歐的和平、民主的有價值的貢獻。

（或人譯自『新時代』第四期——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新阿爾巴尼亞和婦女

張經芳譯

阿爾巴尼亞從德意佔領下解放出來迄今已兩年多（按此文係於一九四七年四月發表）。用來重建一個被本國封建制度及四年戰爭破壞所毀滅的像阿爾巴尼亞一樣落後的農業國家，這段時間是非常短促的。然而年青的民主共和國在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道路上已獲得驚人的進步。

從前阿爾巴尼亞沒有大工廠，國家的收入完全依賴原始的農業及畜牧（這便是國家的主要實業）。沒有馬路，村莊與部落是彼此隔絕並與外間世界不相往來。廣大人民生活得非常不衛生的環境中，並且幾乎沒有一個人能讀書寫字。普遍的營養不足，造成大量死亡。

阿爾巴尼亞現在正在興辦工業，建設鐵路與公路，建築近代化住宅和學校，開鑿灌溉的水道。並把識字受教育的機會帶給人民。

阿爾巴尼亞人已建立起自己的以恩維爾·霍查為總理的政府。人民空前熱烈地關心國家大事，這正是國內新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徵之一。他們正努力建立國家經濟並鞏固自己的政府。

目前他們正在建築一條鐵路——全國的第一條鐵路。當政府去年決定建築該路時，這個計劃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去年十一月，阿爾巴尼亞青年在第三屆全國民主青年大會上，保證集合一萬志

願者參加築路。僅在阿德洛加斯脫一個地方，便有二千六百零六人報名。

在阿爾巴尼亞婦女地位的改變，有着重大的意義。阿爾巴尼亞婦女在舊政權下僅被視為比奴隸強一點，她們無權支配自己的命運。人民的政府一經成立，便一直爲着婦女的解放而進行不斷的鬭爭。其第一步驟，是在阿爾巴尼亞憲法中昭示：『婦女在社會、經濟及私人生活等等各方面，都與男子平等。』婦女有權與男子同工同酬。

這個原則是被嚴格遵守着。阿爾巴尼亞婦女目前有着無限的機會可於她們所願選擇的任何一種人類勞動中施展其才能。去年年底，在各政府機關工作的婦女共有一千六百零三人。另外畢業於地拉那師資訓練班的二百一十一名青年婦女都在學校任教。阿爾巴尼亞婦女學習讀書寫字，然後訓練成護士、打字員、電話接聽生、保育院的保姆。一位莊稼院的老大娘帕蒂楚克學會了寫字，她最初寫的信裏有一封是寫給總理霍查的，信裏說：『我們老年婦女感謝幫助我們念書寫字的人民共和國政府與你本人。我從前慚愧不能寫自己的名字……因此自從學校開辦起我每天晚上去上課。現在我能讀能寫了。』

現在作爲祖國平等的公民並在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都與男子平等的阿爾巴尼亞婦女，如飢似渴地希望得到知識。今年二月底，經常參加夜校的婦女達四千餘人。此後，人數已增加數倍。斯克拉巴區的情形是一個典型例子。戰前該區婦女有百分之九十九不認識一個字，而現在百分之八十的婦女已能讀書寫字。在斯庫塔里區，夜校開課後的數星期內報名的婦女便有一千二百二十人。去年上學期，在全國各學校和訓練班中學習的婦女共有二萬三千人。

阿爾巴尼亞婦女亦正在盡其發展國家經濟的一部份責任。政府開辦了許多托兒所，幼稚園和嬰兒廚房，使得她們更便於工作。爲了保護母親與兒童，國家開辦了許多產科醫院。婦女用協助政府建設



國家來表示對政府為她們造福的感謝。去年有十六萬五千多婦女在自願基礎上抽暇從事於建設工作。她們給政府節省了三百萬阿爾巴尼亞法郎。一千二百餘婦女參加了使恢復工作加速進行的突擊隊運動。勞動節的前夜，發動了一個提高勞動效率的新運動，僅三個區參加的婦女，便有二萬五千二百四十四人。她們中間許多人，因卓越的成績領到政府的勳章與獎金。婦女同樣從事行政及合作社工作，並且有些曾參加反法西斯英勇游擊戰爭的婦女已當選為國會議員。在阿爾巴尼亞婦女中間最孚衆望的，是婦女民主運動領袖納傑梅·霍查。在法西斯佔領期間，當她和她的戰友（斯畢盧、曼納、庫布、紐希和恩維爾·霍查，後者以後成了她的丈夫），把同情人民事業的羣衆組織起來，並冒着生命危險散發印刷品時，她才只有十六歲。當第一游擊師組成，並負起解放阿爾巴尼亞北部的任務時，納傑梅以阿爾巴尼亞青年反法西斯聯盟中央委員會代表資格隨軍行動，並表現了作爲一個組織者的優越才能。一九四六年，納傑梅被大家一致推選爲阿爾巴尼亞反法西斯婦女聯盟中央理事會主席。阿爾巴尼亞國民議會的主席團因她在祖國解放鬥爭中的卓越功績特授給她旌旗勳章、勇敢獎章和游擊隊員徽章。

（譯自「蘇聯婦女」）